

文獻叢編

第一輯

文獻叢編  
第一輯  
贈



## 啓事

本館掌故叢編，前已出至第十輯，現自第十一輯起，改名文獻叢編第一輯，內容材料，比前加增，書價照舊，凡定閱掌故叢編十二輯者，當由本編補寄。

文獻叢編第一輯目錄

雍親王致年羹堯書真蹟

允禩允禵案

蔡懷璽投書允禵案

張倬投書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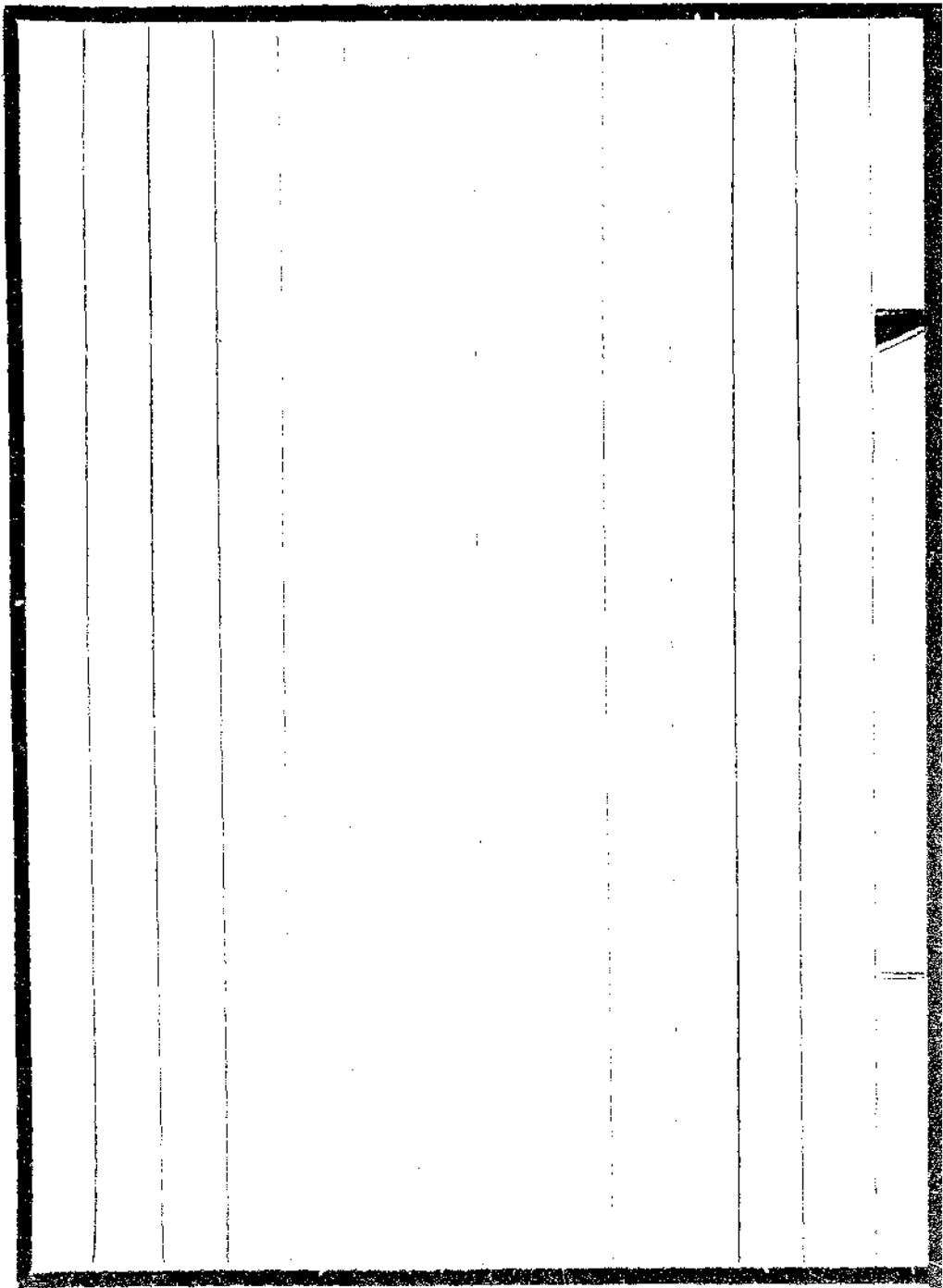
乾隆朝文字獄吳文世『雲氏草案』

太平天國史料

陳玉成致張洛行書

陳玉成致梁成富等書

陳玉成致馬融和等諭



書 堯 羹 年 致 (正 雍) 王 親 雍

王字翰年羹老知以傳他象才處	達統傳君臣大表其河清國朝	刺度之河誰屬主僕非時未嘗久遠	供有保意欲狂悖若加具既秘撰出	自何與康爾父亦得挑選不悅不	徒讓的竟公然編詞詎拒無父無	君莫此為甚况	于秋大慶阿哥克駿之喜而從無一	字寶貴六個月其請其取學	視本門之主已同留後人莫其時相	時物究無餘財史為無特之甚况	我從未聞及汝家囊囊何得以報	變之則我而詳進其瑞廣之詞况	汝在弱騎機不任博無志	聖子將來不無回鑒而尚取爾命之不負	聖子即異日之不負我者豈何言欲以無結果	天之孫而請余以不孝分之舉也豈封	離大區之所嘗言者善日可字守以	誅家完全家且汝玉光祖禮遺後	受不似受時其知且亦有汝家人之親	以昔我者尚敬瞻	聖子將以酒餽而此事豈即此現在所以負	聖子而將來之所以必負我者也至我之擔担	下命并其父之父子亦莫不奉命作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雍親王致年羹  
堯書真蹟原書  
不載年月舊藏  
景陽宮檔書中  
盲及孟光祖儻  
授誑騙之事孟  
光祖案係在康  
熙五十六年則  
此書當在五十  
六七年其書實  
年羹堯具啟稱  
職不稱奴才接  
年羹堯為漢軍  
鑲黃旗後屬雍  
親王門下故書  
中自稱為本門  
之主云



既在法用也其心誠然其意也日  
者於不忠而親然則及公則故也  
尔所著何心欲何所扶持也其於  
如此耶即無此意即故之所在所以  
負我耶果日之必負

望上

故自親王郡王貝勒貝子以至公侯  
不略稱至三叔至此通行齊例也其  
父稱叔才汝父稱叔才汝父雖非於繼  
大侄乎而何獨不然者豈非汝兄弟  
亦非汝父子矣又何必稱我為至親稱  
為至何不可自稱叔才耶汝父也為  
不是汝當勸約同之則精可也至建父  
則托至至無交無忍萬各可惡者誰  
哉汝有時建父則有奉勸汝不將其體  
故秦中明故之大與我亦將汝必不肯

起

叔叔才之故以空  
母大慶阿母喜寧子於我庚戌年無  
字請安以及至先祖之事與此所共舉  
日之最好存留在此一奏明請  
望上自有定奪也再此父年老汝二自當代

汝秦秦汝老云為甚八個書留任  
所聖人之餘惠也待得得得賢賢則方  
余當信乎余忠臣于孝子也高又他  
及於我暗其陰係苟爾無得言爾得  
彼等說之不肖不肖無可奈何之所以  
應鑒諸者而然視之於我來豈主叔  
才之種子也此者皆汝之文學無術

只知這特別復之教而自貽乃父之

滅斗則命以後庶女子十歲以上者

俱屬未嘗侍養其父即女青年在

行時的我討去讀書之弟姪亦著

命作進來京母留在外法成汝無父

無君之行也觀汝今日親視未門主

子之意他日為謀反教逆之舉皆不

可定汝父見汝此狀當余之謂痛哉

氣恨倒地言汝風狂亂為汝母行

病而猶敢以偽莽欺人顯言父子天

性何其喪心痛狂一至於此汝父在

京來之待也思其甚重諒汝異父

之人亦未必深悉其至四也然

三以孝治天下而於我積老之風心

有所不忍故不惜如其中斤擊汝

愚者汝誠能于此真然自共其

實悔悟則汝汝之福也其猶觀

迷不悛則真所謂噬臍莫及



者矣汝其圖之

允禩允禴案 雍正四年

案清雍正即位之四年允禩允禴等因結黨獲罪上諭八旗四年五月上諭中歷述允禩等罪狀中引穆景遠秦道然何圖張瞎子等口供今於整理故宮檔案內得當日原供單七件穆景遠西洋人雍正實錄上諭內閣皆作穆經遠上諭八旗作穆金遠秦道然字維生江蘇無錫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禮科給事中據秦瀛撰秦道然傳載其在獄凡十四年至乾隆初始得釋何圖爲允禴之親信後薦於允禩大將軍軍中張瞎子原名愷曾爲允禩算命故同被拘茲將所有供單略爲排次刊之

穆景遠口供

多羅果郡王臣允禮等謹奏爲審奏事臣等恭承諭旨將穆景遠公同審鞫問穆景遠你在允禴處行走多年與允禴最相親密是人所皆知的如今允禴的情罪更是天下人皆知的了你可把你與允禴一切所行所說逐件據實供出免得動刑審你



據供我在允禩處行走又跟隨他在西大同前後有七八年了允禩待我好也是人所皆知的如今奉旨審問我一件不敢隱瞞當年太后欠安時節我聽得允禩眼皮往上動說是得了痰火病了我去看時我說這未必是真病他說外面的人都說我合八爺十四爺三個人裡頭有一個立皇太子大約在我的身上居多些我不願坐天下所以我粧了病成了廢人就罷了到後來十四爺出兵の時節他又說十四爺現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將來這皇太子一定是他這都實在是允禩說過的話

又供我原與年羹堯的哥哥年希堯相與因此在年希堯家會過年羹堯到康熙五十九年內年羹堯在口外時我去望過他到後來允禩寫了一個官員何圖的名字叫我拿去到年羹堯處托他照着我問他可要甚麼西洋物件嗎年羹堯說我別的東西都不要我只愛小荷包我就向允禩說了允禩隨即叫我拿了一匣子小荷包有三四十個給年羹堯年羹堯都留下了我因向年羹堯說允禩像貌大有福氣將來必定要做皇太子的皇上看他也很重我原是贊

揚他的好處要年羹堯爲他的意思過了兩三天年羹堯向我說皇上把九貝子很罵了一頓我聽見這話心上很不舒伏我說皇上罵九貝子這正是皇上的作用不足爲憑的我心上怕年羹堯不信我從前的話因此向他說這話的如今一字也不敢隱瞞

又供允禔將到西寧時我因身上有病向他說我們到了西寧皇上若再叫我們出口如何受得允禔說你不知道越遠越好

問穆景遠允禔說越遠越好的話是甚麼意思呢

供在先我還不懂他這話是甚麼意思如今看來他的意思不過是越遠了就由他做甚麼了

又供允禔在先原與阿其那允禔很相好的自皇上登極後他心上很不如意他口裏雖不說但我在傍邊也看得出來他到西寧的後頭有個驛夫張五往來寄信我也知道又供他兒子五阿哥到西大同來的時節允禔向我抱怨說與其這樣揉搓我比拿刀子殺了我還利害

又供允禩的五阿哥到西寧時告訴允禩說他家的太監把允禩當日出兵時曾囑咐允禩若聖祖皇帝但有欠安就早早帶一個信給允禩的話都供出來了允禩也向我說這話原都是有的

又供允禩在西寧時節聽見十爺處抄出允禩的一個帖子來允禩向我說我從前在家時同十四爺說定了彼此往來的帖子必定都要燒掉我帶給十爺的帖子我也原叫他了看就燒了不知道他把這個帖子怎麼就留下不曾燒允禩爲這件事很抱怨十爺我如今想來他們往來的帖子都要燒了這斷斷說的不是好話圖謀的不是好事了又供允禩在西寧時常常向他跟隨時人抱怨說倒是把我一個人怎麼樣也罷了把我這些跟隨的都帶累在這里我心上很過不去要是把他們都叫回去過一日平安日子我就死也是甘心的那時候他底下的人聽了這話都感激他我心上也說他是個好心人到後來他各樣變法兒造出字來寫信叫他的人帶給他的兒子他口裏說不願帶累他的人究竟跟他的人還是他帶累了他那樣邀買人心的話中甚麼用

問允禩寄信給他兒子都是西洋字據他管事人佟保已經供明是你教他的西洋字他跟前只得你一個西洋人這是不用再問的了

供我有薄格物窮理的書他看了說這字倒有些像俄羅斯的字我說果然有些像俄羅斯的字他說他得過俄羅斯的字頭兒況這字也有阿額衣竟可以添改用得我也說可以添改用得不想他後來怎麼樣添改了寫家信我實實不得知道委實我不曾教他寫這樣添改的字我是甚麼話都說出來了若這一件果然有我教他的字就殺我就是了

問穆景遠你在西寧住處合允禩住處相連可是將牆挖了洞時常往來的嗎供我住的去處與允禩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個馬腎是他到了的後頭將一堵牆開了一個窗戶離地不多高他時常着老公們來叫我都是從這窗戶來往因我病了他自己時常從這窗戶到我的住處來是實他時常有抱怨的話也很多我也時常勸他叫他怎麼求求皇上纔好他說還不是時候要等三年孝滿了的後頭纔可以求得

問穆景遠爲甚麼要等三年孝滿之後纔可求得這是甚麼緣故呢

供他是這樣說我實不知他是爲甚麼緣故

又供允禔在西寧同我商量說京中家已抄了這里家定不得也要抄我要將這里的盤纏銀子拿一二千兩放在你處我慢慢的向你取用他說這話時我已經知道他的事情敗露了我心上害怕萬歲爺知道越發當不起我因此不會領他的這銀子

又供允禔聽見涇縣要蓋房子叫他到那里去住他向我商量說我那里沒有一個人你悄悄尋一個妥當人我給他銀子開舖子做買賣我京中帶來的東西與寄來的信息都先放在那里再慢慢的拿到我家裏來纔好我說這里沒有一個妥當人也怕萬歲爺知道我的罪更了不得了我也沒有敢替他找尋人又供上年冬天我病好了到允禔那裏他向我說這兩日前有件怪事外邊有個人粧成做買賣的說有很要緊的話斷要見我我因總沒有見人不曾見他他封了一個字兒叫老公送進來上面寫的是山陝百姓說我好又聽見我很

苦的話我看了帖子隨着人送還了向那人說我們弟兄沒有爭天下的道理此後若再說這話我就要叫人拿了我向允禩說這樣人一定就該拿了交與楚仲纔是若不拿就大錯了允禩說若拿了這人他就大吃虧了

問穆景遠那帖子上寫兩省的百姓說允禩好又說他苦怎麼允禩就說到沒有爭天下的話回覆那人呢你把其中詳細盡數說來

供那帖子上的話我原沒有看見允禩也沒有全告訴我我看允禩說話的神情那帖子中明有很不好的事情萬歲爺聖明像這樣的不好心不好事萬歲爺一聽見就明白了這是我盡數供出來的實事若再有隱瞞的話就把我立刻殺了我當日原看他是個好人不想後來知道聖祖皇帝賓天的時節他連一點眼淚也沒有又聽得他給十阿哥寄書子的事情纔知道我被他哄了半輩子了我是個外國人我逢人贊揚他的好處這是我該死我還有甚麼說得問穆景遠你由西寧起解的時節你向着允禩的住處磕頭大哭這是衆耳衆目的事可見你的心腸是始終依戀允禩的了你還說你被他哄了你半輩子

你這樣欺心的話還說得去嗎

供楚仲把我拿了上了鎖起解出了城我原望着天給天主磕頭的又問你會  
向人說明是給天主磕頭的嗎

供我心上是給天主磕頭原不曾望着人說是實

又問你在路上曾望着人說甚麼來嗎

供我曾望着差官說如今萬歲爺就把我殺了我也不抱怨料想天主必定憐  
我我必定得升天我說過這話原是有有的等語所有臣等會同審得穆景遠之  
確供先行繕摺恭呈御覽雍正四年五月初二日

### 秦道然等口供

多羅果郡王臣允禮等謹將公同審取秦道然何圖張瞎子供詞錄呈御覽  
問秦道然你係漢人詞林當日聖祖皇帝命你在允禩家教書你如何管起允  
禩的家務來允禩一切行爲之事俱是你商謀贊助你常向人說允禩有帝王  
體可見你的心事久已在人耳目的了你的情罪已不容誅近日奉旨遣侍郎

黃炳往江南審訊據你口供明明尙有未曾供出之處甚多如今將你提到你還必定寧死要做允禩允禔允禵的逆黨到底不肯把允禔允禩允禵一切行爲與你自己黨助悖逆之處盡情供出嗎

據供我是實該萬死的人蒙皇上寬至如今在我已屬萬幸到如今又奉旨命王大人審我我還不將自己的罪過與允禔允禩允禵的情罪盡情說出是我自己不願得命且不顧我妻室兒孫了所有我在江寧已經供出之班柱兒何玉柱與允禔合謀詐永福銀三十萬兩何玉柱班柱兒得銀二萬兩我得銀一千兩再允禔叫永壽之妻拜乾女兒要永壽銀八萬兩允禔自與明家結親之後現銀約有四十餘萬兩田產房屋約值銀三十餘萬兩又我常向人說允禔爲人寬洪大量慈祥愷悌要人知他好處原是包藏不軌之心當年聖祖皇帝因允禔爲人不好又與允禩允禵私相結好因此允禔允禵止封貝子允禔心懷怨望又假粧瘋痰併於允禩病愈後還叫他拿拐棍子仍舊粧病這俱是欺誑聖祖處又允禩不遵聖祖戒酒每每醉後打人再允禩將何焯小女兒養在



府中府中之事俱是福金做主允禩實爲福金所制又聖祖命允禩隨往熱河允禩托病不去聖祖不悅後允禩啟奏願帶允禩同往聖祖俱不准去叫允禩允禩親信之人滿丕等隨去當苦差衆人出京之日允禩在城外親送說都是我累你們各給他們平安兩字衆人無不感激明是邀買人心欺悖聖祖又從前我與邵元龍同出入後來允禩因看指月祿我答應幾句允禩喜懽從此我傍晚進去到夜深方出又允禩出兵時允禩日至其家二三更方回所商之事總是要允禩早成大功得立爲皇太子允禩曾對我說十四爺若得立爲皇太子必然聽我幾分說話再十四爺曾賞過你衣服如今出兵你該去送他一送隨叫了姚子孝來叫我到允禩處有個太監出來對我說爺原要見你因事煩不得見這頂帽子給你的姚子孝就帶了我回來了又聽見姚子孝說十四爺向我們爺說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須時常給我信息這個差使想來是我們的了允禩出門後果常常差姚子孝往西寧來往到聖祖欠安之時聞得要差人去通信後來去了沒有我不知道又從前允禩要差人往西寧去想着一種

戰車式樣細細的告訴我叫我托人畫了個圖樣給允禱看過隨寄與允禔了  
又何玉柱班柱兒是允禱信用之人我與何玉柱却不相合同班柱兒相好是  
實班柱兒稱我爲大哥我叫他班老爺又何玉柱第一次到江南在蘇州買一  
個女子進允禱第二次到江南帶了十多個來聞說是揚州安二送允禱學戲  
的至何玉柱假扮新郎騙去人家女子的話我也聽見說過又至允禔出兵之  
時允禱先送了一萬兩銀子後來又差姚子孝送去銀一二萬兩還有衣服食  
物往來不停是實又允禔頭一次要回京來允禱費許多銀子替他修理花園  
及允禔再往西寧去時來別允禱允禱叫我去請安我往見時允禔對我說阿  
哥身子有病又不肯喫肉煩你勸一勸保重身子等語又我去看何焯時適八  
爺奉差不在府中只見一太監拿一小盤子裝了佛手口稱是福金賞的何焯  
叩頭謝了再聽得一日八爺與何焯講話福金從門外來就大笑起來若是八  
爺平日不受制於福金如何福金將東西賞人併如此大笑呢又聖祖嫌八爺  
的字不好命他一日必寫十幅呈覽八爺不耐煩寫每每央人代寫欺誑聖祖

又八爺說自己窮要九爺分付滿不幫盤纏滿不應了就送銀一萬兩又一日九爺曾說今日八阿哥在皇父跟前很得了不是他管的廣善庫有一司官永泰與嫵嫵阿媽有讐是實近日因事將永泰痛打皇父說打得很不通他是你的屬官有甚不是只該參處如何將他痛打我曉得是永泰與你嫵嫵阿媽有讐八爺不肯承認立起誓來皇父大不快可見允禩立誓明是欺誑聖祖處又允禩好將貨財給人借人收拾人心如原任鞏昌府知府何圖借銀納官後何圖往軍前効力又帮他騾馬盤纏何圖之外如此者不可勝數再何圖兄弟從西邊來說十四爺初到時聲名還假得好後來開門納賄索詐文武官員錢財手下人又索詐多人因此聲名大不好人人抱怨這都是我聽見的又允禩詐王景曾銀五千兩是李進忠經手的又詐詐回子張同弼銀五千兩也是李進忠經手的又詐詐修國勦銀一萬兩我也得銀三百兩又詐得原任吏部郎中陳汝弼銀六百兩原任內閣學士宋大業銀五百兩原任河南府知府李廷臣銀一百二十兩以上各欺犯人在江南時已經供明今又蒙王大人訊問因

又細細思想將前供未盡之處再行盡情供出又供允禩却是個糊塗不堪無才無識的人聖祖皇帝也深知道他所以諸王子內從不曾贊他一聲亦從不曾交他辦一件甚麼事當二阿哥未廢之時他原立心想幫助允禩及二阿哥既廢又見允禩的保舉不成心上料着允禩有分因更深相結納他自己口裏也常說我是無望的但他心裏究竟懷着妄想這是我深知的情節

問秦道然你既知道允禩無才無識糊塗不堪你却爲何又幫助他做這樣悖逆大罪的事你又怎麼見得允禩既然自己無望又心裏常懷着妄想呢

供允禩曾向我說當日妃娘娘懷娠之日身子有病病中似夢非夢見正武菩薩賜以紅餅狀如日輪令妃娘娘喫了果然病愈胎安又說我幼時耳後患癰甚危已經昏迷忽聞大響一聲我開眼時見殿梁間金甲神圍滿我的病就好了這俱像是我的瑞兆他有這些話在心裏我又見他種種行事所以他懷着妄想惟有我知道的至於我明曉得無才無識糊塗不堪却又依附他這就我該死處又供二阿哥未廢之時允禩常向我說二阿哥的過失因二阿哥待他

和允禩允禴三個人不好所以同心合謀有傾陷東宮希圖儲位之意因竭力趨奉老裕親王要他在聖祖前贊揚所以裕親王病時曾以廣善庫爲因力薦允禩有才有德再允禴時常稱贊阿靈阿有忠心肯替朝廷出力又稱贊揆叙才學好操守也好又稱贊七十蘇努有文武全才他們一氣串結謀爲不軌及二阿哥旣廢聖祖命諸臣保舉可立之人揆叙王鴻緒與廷臣暗通各人手心都寫了一個八字遂合詞保了允禩意謂所謀必成不料大忤聖意不但允禩大失所望允禴允禵亦甚覺沮喪這些事體不但我知即舉朝之人亦所共知又供允禩允禴允禵三人原是結成一局造作好名收拾人心意在相機而動自然非此即彼要得東宮之位聖祖皇帝照察深遠家法嚴明無隙可乘及允禵有大將軍之命允禴便喜懽之極指望他立了大功早正儲位後來聖祖曾命允禵進京允禴甚是不悅向我說皇父明是不要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後難於安頓他又供允禴要知道聖祖皇帝內庭消息厚結太監陳福李坤叫他伺察聖祖喜怒動靜不時通知他如此用心就可知他的心迹了又供允

禩也曉得允禩是庸才其所以與他厚結的緣故不過爲他肯替允禩使錢要藉他錢財收拾些人心允禩每訪得九流術士中有些異樣的便令心腹人招至家中藏之密室到打發去的時節便叫允禩送他銀子或一百兩或二百兩不等這種人也多得緊我時常聽見送銀子到允禩家裏去的人向我說所以我得知道至於給的是甚麼人我實不會知道又供七十有罪帶枷之時允禩甚爲着急曾說這個人不是平常人才德俱優是國家第一個有用的人就是這件發米的事若不是他啟奏軍心甚爲可慮及七十放枷過了幾年之後又爲朱天保事拿了允禩又歎息不已說這樣有用的人如今年老受罪只怕不能存活了又供二阿哥復立之時允禩曾說阿靈阿因東宮復立有不願存活之意嘆息不已又供允禩待何圖最爲親密每次進見必定屏去左右密談許久方出出來就揚長去了平日待我雖好却不曾與何圖同見一次當允禩出兵時允禩曾寫字到西寧將何圖薦與他至何圖出做外官常有稟啟來何圖在西邊做知府也有三四次信來都是我連封送給允禩的允禩亦時有諭帖

交何圖兄弟帶給何圖後來又與一個西洋人穆經遠甚密允禱也待他甚厚時常給他東西他每來也必要密談兩三個時辰允禱知道何焯是允禩家親信之人允禱也着實結好於他何焯的妻子歿了允禱給他銀子又遣人去奠茶這也是人人都知道的皇上登極後十餘日允禱打發一個人到禮科來密對我說皇上問我們爺秦道然是個漢人爲甚麼管你家務事你又爲甚麼待他這樣好我們爺說秦道然也不算管家事因包衣下有兩個學堂叫他照管萬一問你你也必定照依這樣說纔好我係萬死之人到今一字不敢隱瞞惟有仰乞天恩而已

問何圖你是允禱第一個親信的人是人人知道的允禱的情罪又是天下人皆知的了你罪大惡極早該萬死的人蒙皇上天恩寬你到如今今又奉旨命王大人來審你你還要狡口支飾必定忍死不將允禱們所行所爲之事與同你商謀之事盡情供出你竟是到底甘心黨逆了你還不實說麼據供允禱看去像是無用的人圖受用又好酒色不像有大志的他自己也說我不圖甚麼

他心上却狠有圖謀的意思他曾向我說人材難得你該爲留心想他既說無所圖謀却又要留心人材是爲甚麼呢這是我未做同知以前的話到五十二年我做了同知回來待我比先更好有一次向我說我初生時有些奇處妃娘娘曾夢日入懷又夢見北斗神降雖然如此我心甚淡等語這一番到京看光景比前更不同各處要買人心又常向我說允禩才德雙全我弟兄們內皆不如將來必大貴你且向外邊走走將來有用你之處再帶信叫我進來後於五十七年允禩做大將軍出兵所以極力薦我的允禔這些不軌之處屢經審訊我不曾詳細供出者惟恐問我從前爲何不行出首因此不敢說的今念我是早該萬死的人蒙皇上屢次寬緩不就殺我今又奉旨叫我據實說了還要緩我的死我盡情供出一字不敢隱瞞惟有仰求天恩而已

問張瞎子你是那裏人從前幾時到西寧你怎麼鑽謀到大將軍府裏去的允禩的八字如何叫你推算你如何算來允禩又怎樣喜歡賞你還向你說些甚麼話一一從實供來



據供我名叫張愷係陝西臨洮府人原會算命康熙五十八年內木府知府王景灝從西寧軍前差家人王二達子來叫我我於九月二十日到了西寧見了王景灝他向我說有個戊辰甲寅癸未辛酉的八字你算算看我算了一算說這八字是假傷官格可惜身弱了些他說我告訴你這就是十四爺的八字他是最喜奉承的若叫你算時你須說他元武當權貴不可言纔合他的意思呢他是要悄悄在傍聽着的你記着要緊我答應了到二十七日王景灝又着家人三兒送我到將軍門口有個劉老爺把我領了進去先叫我算了一個庚申戊寅丙午戊子的命又算了一個甲子甲戌庚申已卯的命又算一個戊辰甲寅癸未辛酉的命我說這庚申的不好這甲子的命好些總不如這戊辰的命狠好傍邊的人問怎麼好我說這個八字元武當權貴不可言隨即賞了我三兩銀子打發出來了到第二日聽得是將軍叫王知府親自領我進去傍邊有人說你給大老爺磕頭我隨即磕了頭地下鋪了一塊氈叫我坐下就有人問我說你昨日算得戊辰的命果然好嗎我說這命是元武當權貴不可

言將來定有九五之尊運氣到三十九歲就大貴了傍邊人說大人說你說的狠是又賞了我二十兩銀子出來了我原是圖得幾兩銀子奉承是實

何圖供詞一此項供單因紙內有硃筆刪改之處各於原句下註明

何圖供我於康熙四十三年認得允禩曾給過我房子一所十餘間兩次幫我捐納我往軍前去又給盤纏共計有六七千金後於五十七年冬有字與圖內云我已將你薦與大將軍了你當盡力報効以展所學你做知府不過陞一監司而已你若能參謀軍事立功疆場可以名垂竹帛況大將軍天資英毅禮賢下士而汝又遠官於彼地豈非天作之合乎等語彼時正值上司派我同一都司迎接大將軍並料理兩路軍需我與都司於五十八年正月在花馬池地方接見畢至定更時哈哈珠子劉中理將我從後門領入賜坐我辭不敢坐因說九阿哥薦你有大才故此教你進來你坐着好問你話我說肅州事我知道西寧事我不知道又問你知道色爾圖在西寧運糧要錢的事麼我說從未到西寧實在不知又問些地方大概情形即着領出隨營辦事至莊浪地方着劉中

理出來吩咐你回寧夏同地方官暫且養馬若能將此五百匹瘦馬養好也是你的功勞至六月到西寧請安着劉中理出來向我說巡撫要你往肅州去我已爲你將文駁回了你回去罷「我因見知府王景灝在彼辦差我亦求留寧辦差劉中理回了話出來說我着你喂馬就是很爲你了差事也檢的麼怪不得巡撫要參你因此我就不敢再求了」

以上六十二字  
殊筆勾去

彼時我見張瞎子進去

遂問劉中理他說是臨洮府知府王景灝送來算命的第二日我去問王景灝他說張瞎子很會算命他看大將軍八字元武當權將來大貴之造等語後聽見允禩很喜此瞎子重賞過他五十九年進藏之先到寧交馬遞過用兵條陳曾蒙收入臨進藏時告隨征未允隨後自備馬二十四匹差人送往口外收了轉給與允禩小舅七十之子進口時跟隨署巡撫花善等迎接後曾獻凱歌十首皆稱功誦德之辭原本現在允禩處至於允禩處詩文向日在京原有自五十五年二月出京之後因在軍前無暇做詩稟帖請安時常有的六十年被參之後亦曾差人送稟帖求過五十七年允禩與我之諭帖原收藏在家因被年羹

堯參拿解至西安後差人將店房圍住鎖去王姓幕賓因此怕復搜字蹟等物  
即將店中所有字紙燒毀復差人回鞏昌將一應筆跡俱行燒毀是實允禩往  
大同時圖身擬大罪生死眼前雖有感激之心不能盡禮不得已曾差人送小  
菜香油毯子等物並未具稟家人回方知奉旨不許人請安從此再未敢去其  
允禩家姚姓太監常往西寧送東西去那一次我曾問過他所送何物他說是  
做生日金器皿問有多少他說盤碗俱是九件約值一二萬兩銀子等語以上  
句句實情並無一字謊供圖雖犬馬至愚亦知惜命到此田地豈肯欺隱自蹈  
誅戮

何圖供詞二

此件前面有雍正硃筆「此係何圖乃原任鞏昌府問斬犯之供一條」十七字

何圖供記得張瞎子是臨洮府狄道縣人很有名的王景灝做知府時常在他  
家住着今家中頗過得日子未必遠出此時還在臨洮城中何圖又供向在軍  
前因見大將軍允禩不納直言惟好諛言非逢迎不能取悅何圖「既不能親  
近允禩又無力趨奉左有之人一時無法」以上二十字硃筆勾去因奉巡撫噶什圖委

催鞏昌軍需之便傅秀才們做一篇碑文極力稱頌功德自出已資買石刻字借百姓感戴爲名立於大寺門前刷印數張呈送允禩後聞此條陳凱歌不同甚喜碑現在鞏昌城中此係圖巧爲獻諛之處不敢隱瞞

何圖供詞三此件首尾已裁去故不全

「是粧出來的樣子要得美名」

以上十一字  
硃批勾去

允禩「也」

硃批  
勾去

曾對我說過八爺

曾沾名如當初托何焯之弟在南方各處買書甚多這些南方的文士都說允禩極是好學極是是好王子這都是要人揚他美名收拾人心處他收拾人心的意思不過要得東宮這明是謀爲不軌處「况衆人感激允禩置」以上八字  
硃批勾去

何圖供詞四此件首尾亦已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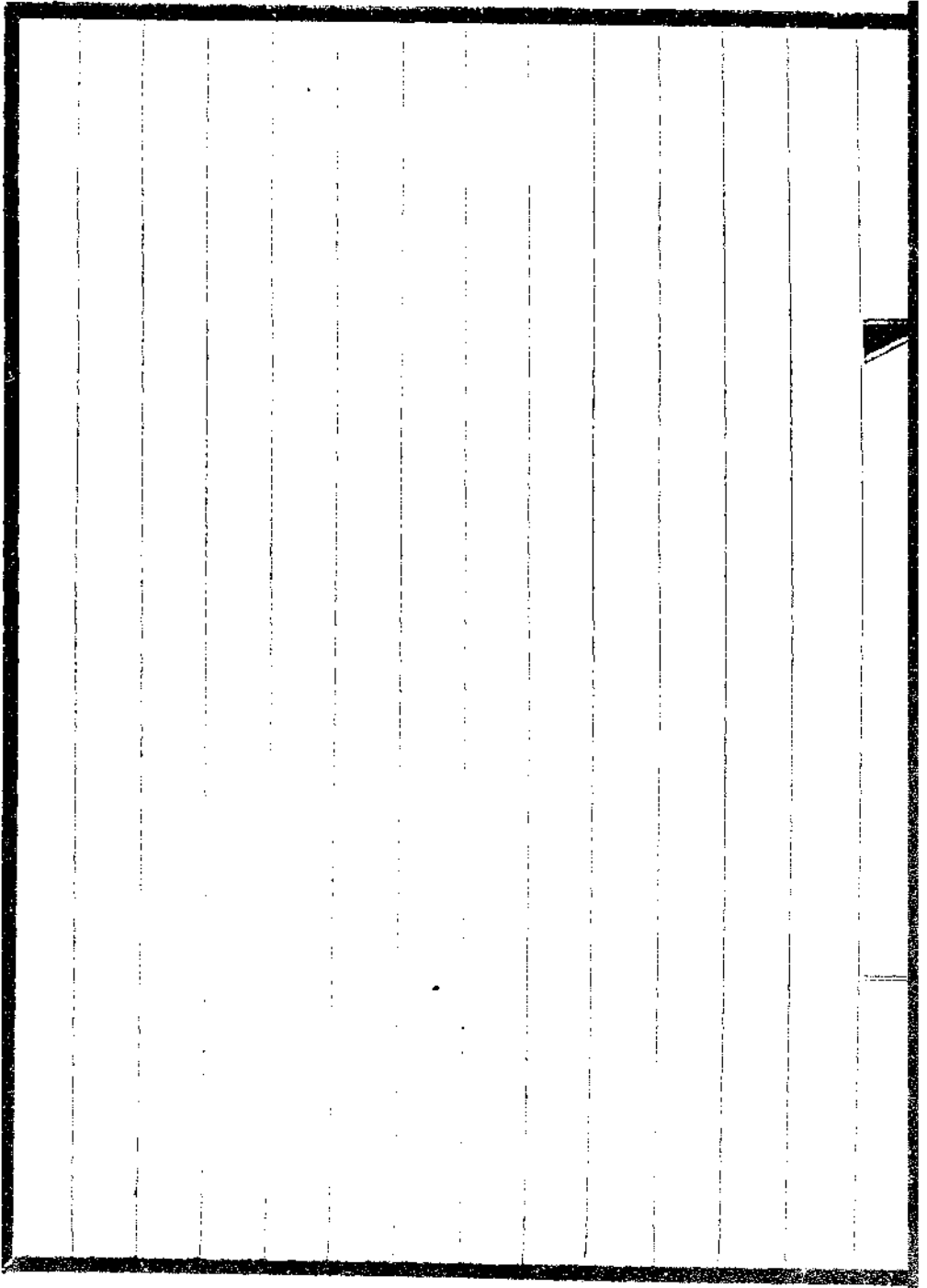
允禩「後來懶怠行走」

以上六字  
硃批勾去  
改爲「懼罪」

便稱有瘋痰之症這又是欺誑聖祖

處那年允禩病後允禩向允禩說阿哥你病雖好了這拐棍子却不可棄吊你仍舊粧病因此允禩也拿了拐棍子粧病允禩自己粧病已大不是了又叫別人粧病欺誑聖祖更加不是了那年大阿哥圈起之後允禩曾對我說這叫做

甚麼圈法比我們只隔得一層門罷了圈得大阿哥鬆又是抱怨聖祖的意思  
這都是允禩不忠不孝處



蔡懷璽投書允禔案 雍正四年

按清康熙末年世宗與諸王貝勒咸希冀儲位暗相鬪爭其中以十四貝子允禔才識較優且任西路軍務大將軍權勢頗重聖祖崩時又有傳位十四子之說故世宗即位之初即令允禔來京奔喪旋命留駐陵寢附近之湯泉（雍正實錄元年四月初二日上諭貝子允禔著留駐陵寢附近之湯泉云）凡允禔行動皆由馬蘭口總兵范時繹隨時摺奏現整理故宮所存繳回硃批摺內發見有雍正四年范時繹奏報允禔行動摺多件中有奏報蔡懷璽投書允禔摺四件歷叙其投書允禔及軟禁訊問之經過是年五月遂將允禔與其子白起同禁錮於壽皇殿附近關於此案之記載雍正實錄四年五月戊申諭諸王大臣九卿諭中略云近者蔡懷璽投伊院內字帖內開二七變爲主貴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爲太后數語允禔不行奏聞將要緊字樣裁去塗抹但交與范時繹令不論如何完結但云并非大事看其如此悖亂之行即史書內亦屬希有云又六月甲子



康親王崇安暨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等公同議奏阿其那（允禩）等罪狀中允禩罪狀第十四款云姦民蔡懷璽造出大逆之言明指允禩爲皇帝塞思黑（允禩）之母爲太后用黃紙書寫隔牆拋入允禩院內允禩不即奏聞私自裁去二行交與把總送至總兵衙門令其酌量完結及欽差審問始理屈詞窮悖亂之心顯然衆所共知云云

范時繹奏拏獲蔡懷璽並問出怪言摺

鎮守直隸馬蘭口總兵官臣范時繹謹奏爲奏聞事臣於三月二十三日據臣探訪兵丁趙登科稱云於本日下午探得忽有孤行一人身携行囊頗似遠來者直至湯山毫無着落看其神色可疑因遂傍近誘問始而應對含糊不說姓名繼而再加誘問乃云我是脫逃離家特來投人的又據口稱云我本家是灤州人我的哥哥是大糧莊頭我有哥哥三人兄弟一人家裏不和將我凌辱關鎖在家今我三哥並小兄弟將我放出給錢三千叫我逃往關東去的因前日晚了住在莊外一座小廟裏睡覺夢見廟神指引叫我別往關東去往西北走

那裏有個湯山叫我來投人的等語據看此人說話時大覺神色怪異遂復與以酒食從容安慰詢其你來湯山究竟是投何人的及問至再三伊方吐露云我是來投十四爺的我夢見廟神告訴我說十四爺的命大將來要做皇帝叫我特來湯山投他的等語當下即在允禩廟前下處守候及見允禩之哈哈朱子（滿語外府隨侍之稱）那喇出來此人隨跪拜在地仍照前言叙說一遍求那喇爲伊通報當下那喇聽畢轉身不答即進允禩下處去了後又有允禩之哈哈朱子常有出來此人亦前言叙說一遍跪求通報及常有聽畢亦急忙走開但說此人是那裏來的逐他去罷各等情報稱到臣查如此妄悖之人未敢忽視臣隨仍飭探訪兵丁或潛行尾隨或暗爲圍守務期知其姓名並兩處有何情形探明再報去後至次日又細加誘問得其人姓蔡是正黃旗人父名蔡北京已經死了長兄蔡懷瑚現今頂替莊頭二兄蔡懷瑾三兄蔡懷琮小兄弟蔡懷瓏本人名叫蔡懷璽又云我在夢中廟神曾告訴我兩句歌兒說二七便爲主貴人守宗山二句叫我記着又說允禩命大是個大貴人你往湯山投他

去等語據探此人連日狂言種種執而不改且現在百計打算仍欲投身見面等情臣查似此邪妄之人既非酒醉又未病狂無因而前興此夢寐妖言煽惑於允禩之左右大可怪異誕妄殊甚斷難姑容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念即欲驅逐出境恐其妄行不改或仍返湯山潛行勾引或更往別處肆布妖言皆未可定再臣將欲即行嚴拏又慮聲張於外便滋方近傳播諸屬未便不敢徑行臣除現將此人暗爲嚴行圈守在彼合謹先據此情即刻繕摺即刻馳奏聞伏乞皇上指示作何拏交嚴行審究庶幾此人之妄造妖言是何設想因何原故乃能吐露無遺臣謹仰候批示遵行謹遣臣標把總鮑文英賚奏謹奏

范時繹奏將蔡懷璽仍在湯山軟禁摺

接清故事凡發下臣工覆議條奏時輒裁去原奏人銜名此摺前半

亦裁去摺內附呈字帖今亦未見

而臣正在候旨發落之時臣更念允禩此行無非自度遮掩不住巧思洗白所以交付到臣且臣更不便輕據允禩一言即行收管遂立飭把總華國柱帶回湯山去後嗣至交酉時分允禩又差伊門上藍翎那喇並客克衣來至臣署稱

云先前交把總帶來的人是貝子的話因爲此係小事所以貝子不奏聞皇上  
了然又有些關係故交把總送至總兵處完處作何完處隨總兵罷等語聲同  
稱說去後臣念此時允禩既經巧於洗白正在希圖遮掩之時倘將蔡懷璽如  
常鬆縱又慮允禩指爲已經交過之人或暗行設法以致隱匿其人泯滅其跡  
皆未可定臣今現在將蔡懷璽交付把總華國柱仍在湯山軟禁看守恭候諭  
旨發落外合謹將允禩前後情詞詳據繕摺奏聞並將允禩交付蔡懷璽料進  
下處字帖一張附呈御覽謹遣臣標把總鮑文英賚奏謹奏

硃批前已有諭此事差人來同你審理料進字中無二七便爲主之句朕亦問  
來人口諭此語矣此一語你只做不知從蔡懷璽口中審出就是了應如何審  
理處口諭來人滿都護如何舉動詞色留心看彼等動身回來據實奏聞

范時繹奏將投書允禩之蔡懷璽軟禁摺

鎮守直隸馬蘭口總兵官臣范時繹謹奏爲奏聞事雍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臣標賚摺把總鮑文英奉回硃批諭旨到臣隨謹確遵諭旨即將蔡懷璽設法

軟禁套問緣故現在候旨發落欽遵訖臣前於本月二十六日據隨探兵丁回稱看得蔡懷璽於本日又赴允禩下處在於對門觀望等候值有允禩門上人客克衣出來伊便近前懇說求其通報允禩彼時客克衣且聽且走但云這個人如何今日又來纏來了等語再臣於二十七日又探得蔡懷璽在自己寄住廟內曾於晚間向寺僧索借筆硯夜裏掩門獨坐不容人進彼時窺係寫字情形隨後卽行誘問但唯言語支吾頻頻嘆氣及套問至二十九日據蔡懷璽方云我前日是將我此來原由與我的住處姓名並夢中各樣言語自己寫了一個帖兒我今日走向王爺住處東邊牆外相近東角門將寫的帖兒用松枝拴了料在王爺下處院內等語比再加誘問據蔡懷璽仍用前言大概敷衍所有別情不肯細繳吐露窺其神色唯有躊躇急切欲見允禩不時出外探望去而復還各等情經臣探訪誘問得實伏念似此妖妄之人又復妄寫字跡拋投允禩下處益屬奸邪未敢隱諱合謹繕摺奏聞謹遣臣標千總馬國棟賚奏謹奏

硃批將此人拘禁看守候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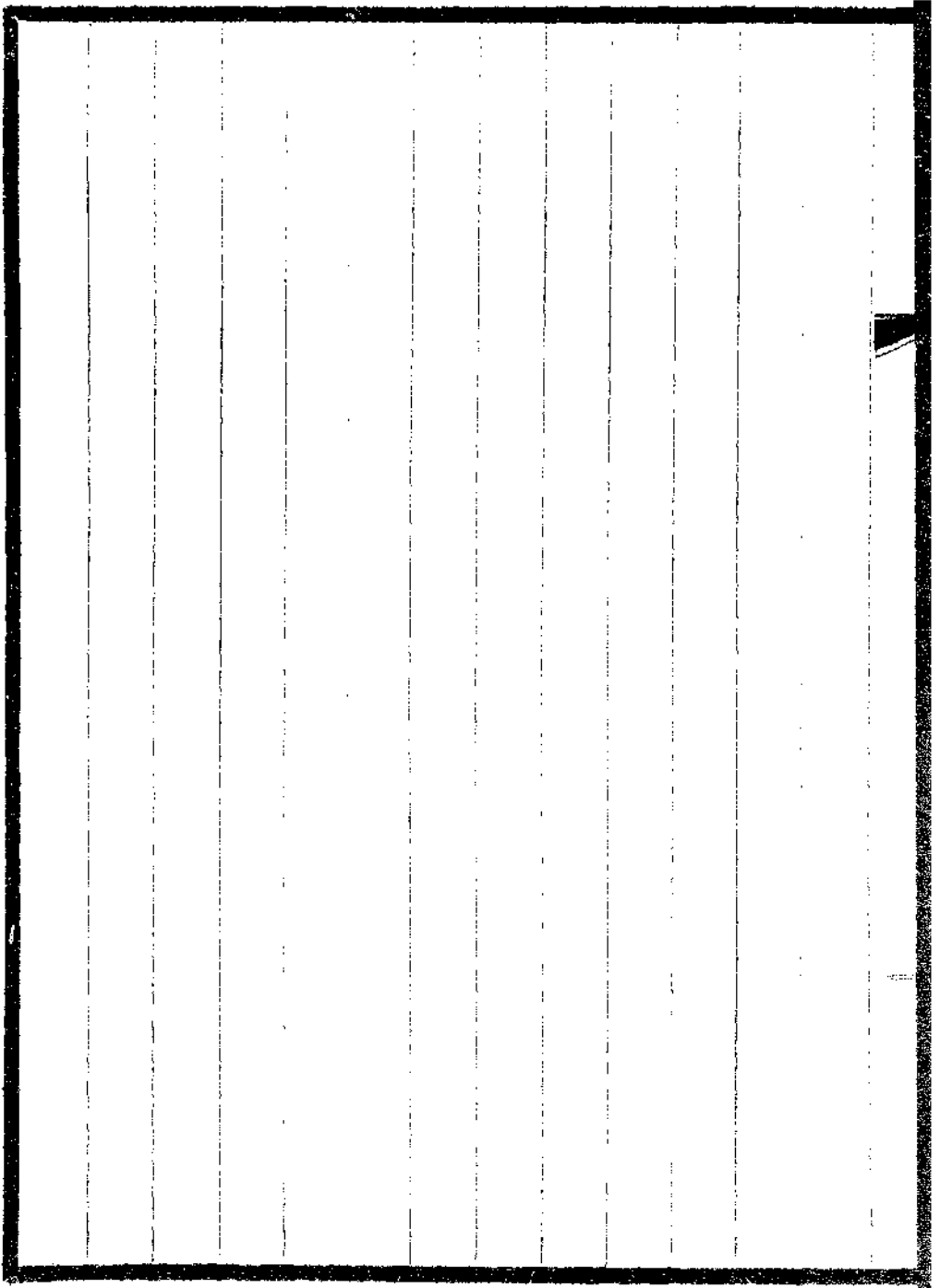
范時繹奏刑訊蔡懷璽及傳問允禩口供情形摺

鎮守直隸馬蘭口總兵官臣范時繹謹奏爲遵旨覆奏事雍正四年四月初五日臣標賚摺把總鮑文英奉回硃批諭旨欽此到臣欽遵訖嗣於本月初九日貝勒滿都護內大臣公馬爾賽侍郎阿克敦等來至馬蘭關隨將蔡懷璽拘到先行細加誘問仍令蔡懷璽將前次料進允禩住處字帖語句再行錄出對看驗竟多出兩行遂又審稱原先料進的帖子前面還有話語兩行想是允禩裏邊裁去的各等情俱經臣等將蔡懷璽兩次夾訊據蔡懷璽前後堅供無異後將允禩傳來訊問據將裁去字帖前半截之事雖親口承認然看其辭色狠怒向臣憤欲吞嚙轉將蔡懷璽寫字原由猜係把總華國柱及臣指使又說把總容留此人吃飯飲酒又說臣因何將此人置之不問等語復大肆罵詈彼時有蔡懷璽當面對質允禩方始辭窮莫辯今據允禩自供等語並種種辭色蓋自料裁截逆語字帖回護妄人旣已不能隱匿其罪乃以臣係皇上委用地方官員反欲借此發揮揣想圖賴以冀將來在陵官員畏其反噬不加防範無敢言

其過惡者而後已此又其妄生疑念別具深心皆難逃於皇上神明洞鑒之中者其前後各等情辭俱有滿都護等公同見聞嗣將審明原由公摺奏聞臣未敢複奏外再臣看得滿都護於初九日審問蔡懷璽之時伊亦厲聲惡色一味恐唬多不能詳得其情只有馬爾賽阿克敦二人平心推問以期明悉又本日將奉旨明白回奏一事交與允禩之時滿都護將旨意宣明後便無甚多言至初十日允禩送回奏前來因看允禩所奏模糊當下馬爾賽阿克敦俱經駁問允禩甚久令其改換而滿都護未發一言又十一日將蔡懷璽之事訊問允禩彼時滿都護身雖在前未曾發言據看滿都護連日等情皆係臣等公同目覩臣未敢虛飾合謹據實覆奏再臣更有仰賴聖明預達天聽者竊念允禩方在痛恨經臣與臣標把總敗露伊事之時正思妄行攀扯今蔡懷璽於二次受刑之後業經昏迷一次現在有病雖經欽差貝勒大人等取供在案看係病實臣恐後此倘蔡懷璽身命不保又起允禩反噬脫卸之心勢所必至合謹聲明上賴我皇上至聖至明天恩照察臣卽得沾沐恩全於靡涯矣再臣於此案審結

之後緣未奉隨同入奏之旨未敢冒昧前來倘蒙聖恩有賜垂問之處臣卽星馳赴闕面奏詳細臣無任翹切待命之至謹將前二次奉到硃批合併賚交謹遣臣標千總馬國棟賚奏謹奏





張倬投書案

案雍正六年九月湖南人曾靜遣徒張熙（即張倬）投書陝西總督岳鍾琪勸其反清岳鍾琪將張熙拘留誘訊并奏聞由副都統海蘭刑部侍郎杭奕祿會同湖南巡撫王國棟拏解曾靜多次嚴鞫口供甚長其口供及歷次所頒諭旨俱見大義覺迷錄中今故宮懋勤殿檔案內有岳鍾琪當日奏報原摺八件又海蘭等拏解曾靜及其黨羽摺十一件特茲一併在本編發表

岳鍾琪奏僞與張倬盟誓訊得口供情形摺

陝西總督臣岳鍾琪謹奏爲逆犯已吐造謀之人謹繕密摺恭呈御覽事竊查逆犯張倬持其師夏靚逆書到臣臣會同撫臣西琳設法訊誘未得實狀緣由於本月二十八日具摺密奏臣因見張倬堅忍練刑復難計誘故請解赴京師審訊但思此等重情不求速得實狀以慰君父之心則臣子所司更有何事大於此者故拜發密摺之後未卽令其赴獄遣署長安縣事咸寧縣丞李元假稱臣僕就近署閒房與之共寢又遣人送裘致酒緩言相詢彼仍一味支吾至二

十九日酉刻臣復傳按察司碩色於密室坐聽然後令張倬入署與之盟誓實不禁流淚滿面卿此一心天祖鑒之此等誓盟再無不消災滅罪賜福延生之理朕嘉悅處實難筆諭朕與卿君治之情乃無量切之善緣同會自乘願力來協朕爲國家養生者豈泛泛之可比擬朕實嘉悅之至僞爲激切之言彼方將其師實在姓名居址並平素與伊師往來交好詆毀天朝之人各名姓居址一一吐出臣謹親繕密摺恭呈御覽伏乞皇上遴選忠實幹員潛行密捕自當悉獲以正典刑至張倬未吐各情臣現在設法陸續相給務令悉吐以便次第芟除使逆黨盡絕庶稍盡臣子之職分爲此繕摺密奏伏乞睿鑒施行謹奏雍正六年九月三十日具

硃批開單留中朕自命妥協之人前往捕拿料理將張熙仍好好設法寬其心而羈留之

岳鍾琪奏訊得張倬續吐口供並進呈呂留良詩冊摺

陝西總督臣岳鍾琪謹奏爲逆犯續吐情由謹再密奏兼封詩冊進呈事竊查逆犯張倬持其師夏靚卽曾靜逆書到臣臣隨將設法訊誘緣由於九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兩次繕摺奏聞其時因刑訊之際搜出張倬貼身隨帶之書故於

前摺內逐一聲明而其行李中所有抄寫易經詩冊醫方各一本臣未暇細閱  
惟同行李封貯恭候諭旨到日連逆犯一併解赴京師但臣因其有湖廣等省  
一呼可定之言慮逆黨已有成謀必須速得實情早圖殄滅故三十日酉刻復  
傳按察司碩色於密室坐聽然後令張倬入署臣僞爲懇切之言以相試探力  
問湖廣等處何以一呼可定彼言但據民情乃不易之理臣云皇上御極以來  
察吏安民民情悅服爾以民情爲據萬不可信矣爾等自必有兵有糧將於何  
處舉動方自信一呼可定耳彼云我等但有同志數人講此義理其他悉非所  
知臣僞詰之云汝昨所言大抵迂腐儒生必更有智勇兼備之人方可濟事彼  
云我師曾靜並劉之珩嚴慶臣等俱有本領韜略大不可量但能聘用吾師何  
愁不濟卽何以使湖廣等六省一呼可定之法亦惟吾師有此志略我後生小  
子豈能見及不過奉命致書傳達吾師面囑之言有六省傳檄可定之語耳臣  
細聽其言詳審其狀但問及兵糧等語彼卽支吾而第極力崇獎其師勸臣聘  
用方知此輩大約到處惑亂人心潛謀不道其謀逆確據俟拿獲伊師曾靜嚴

訊必得實情因又細問其平日往來相與之人並其所祖述師承之據彼云我輩同志之人素所宗者係呂晚村號東海夫子我曾親到其家見其所著備忘錄並呂子文集惜其子孫不肖忍背先志貪慕榮利已作仕宦可爲痛恨今行李中所有抄錄詩冊即晚村作也臣云詩無關係本朝語彼云其詩內如錢墓松歌如此江山圖歌及凡空字處皆是也臣又堅問其父兄名字並同謀詆毀者更有何人彼一一吐出臣謹詳開密摺並詩冊一本密封進呈御覽但臣伏查呂晚村名呂留良本前明逋儒我朝定鼎之後彼惟以著書論文爲事與紳士講藝往來未聞有不法形蹟是以伊孫前于一念和尚案內犯赤族之誅蒙聖祖仁皇帝念其爲讀書明理之人必無知情怙惡之事不特宥其子姓抑且原其本身此誠天高地厚之仁而呂留良自當洗心感戴凡從前所作悖逆詩謠即應銷燬乃竟敢留存如故以致傳抄匪人由此推之罪大惡極實神人之所共憤國法之所不容者也雖呂留良久已身故而其子孫尙存保無踵繼前惡伏愚啣奸况據張熙現供呂留良著有備忘錄藏匿在家則其奸罔之辭竊

恐不止于此仰懇聖主密勅浙江督臣李衛遴委親信文武幹員密至呂留良家內仔細搜查備忘錄等書并拘拏呂留良子孫嫡屬訊有實據上請天威嚴戮屍之典行族滅之誅庶可靖逆孽以滅妖邪正人心而彰國法即臣于痛恨之中亦惟有額手上慶矣除將張熙發交按察司碩色牢固監禁外臣謹繕摺密奏伏祈皇上睿鑒爲此謹奏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具

硃批卿此忠誠之心天祖自然鑒之朕之嘉悅之懷筆難宣諭湖南已差欽差前往江浙已諭該督察審矣此等匪類如此自尋敗露者實皆上天神明之大德非人力之所能者朕實慶幸而感畏之情愈加數倍矣期共勉之

### 岳鍾琪奏謝摺

陝西總督臣岳鍾琪謹奏爲聖恩超越古今特再瀝陳謝悃事竊臣因欲速得逆犯張熙謀逆實情故僞與盟誓在臣鄙念惟知有國不知有身然方自愧識見遲鈍不能於初接逆書之時即以甘言試誘早得底裏至次日雖與盟誓已覺無及而逆犯張熙竟肯吐露實情者實由上天聖祖默奪其魄非臣盟誓所

能誘致乃荷硃批諭旨此等盟誓消災滅罪賜福延生又重之以祖之鑒臨臣感泣悚惶驚喜交迫伏念微臣自顧鄙野逢曠代難遇之聖君承古今未有之隆眷正不知從前歷劫何修得此乃荷硃批謂臣亦自乘願力而來輔佐聖主臣戴此恩綸如蚤負天不識措身何地惟是君父期待之厚注念之切遠邁隆古至於此極臣雖木石能勿世世生生矢忠誠於萬禩也爲此瀝陳感切之私百叩恭謝伏乞皇上睿鑒謹奏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具

硃批朕生平居心行事惟一實誠二字凡諭卿之旨少有心口相異處天祖必殛之朕之真誠卿必盡知而卿之忠赤朕實洞曉朕惟朝夕焚香對天祖叩首祝願祈我良佐多福多壽多男子耳五內欣悅覽之

岳鍾琪奏進張倬所帶生員應詔書及握機圖摺

陝西總督臣岳鍾琪謹奏爲遵旨密封呈覽事竊查逆犯夏覲即曾靜遣徒張倬即張熙持逆書到臣隨即會同撫臣西琳將訊供情由繕摺密奏續將設法誘訊各姓名情事節次奏聞茲於本月十六日恭接硃批臣密摺二件臣跪讀

之下仰見聖主天地之量無所不容日月之明無微不照伏念聖祖六十餘年深恩厚澤天下臣民淪飢浹髓我皇上仁孝恭儉兢業憂勤御極數年以來凡所以厚民生而肅吏治者史冊不能盡書朝野皆能共曉乃夏覲逆書與張倬供吐不似生長盛世之人於聖朝隆治略無聞見臣初亦疑其來自土司外彝等處亦曾以土司外彝之事探之彼悉懵然不知故前摺未敢附及臣細探其語言居址實係湖廣人民細看其形貌瘦弱似通文墨不諳武藝至一切謀逆實狀臣屢爲誘訊俱言惟師曾靜知之必俟捕得其師方可究詰實情茲惟遵旨將逆犯張熙加謹防守以待首逆曾靜質對外合將逆書並搜出張熙所帶曾靜坐擬生員應詔書一本劉之珩所刻握機圖一本一並遵旨密封恭呈御覽爲此謹會同撫臣西琳繕摺密奏伏乞皇上睿鑒施行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具

硃批朕覽逆書驚訝墮淚覽之夢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論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太也此等逆物如此自首非天而何朕實感天祖之恩昊天罔極



矣此書一無可隱諱處事情明白後朕另有諭卿可將朕冤抑處伊從何處所聞隨便再與言之看伊如何論議若恐其畏懼自了則可不必尋常誣陷一平人尙遭惡報似此小棄無影響之事誣捏君上諒無人心者矣可笑可恨之極西琳聞又不妥協其才情居心人品辦事如何據實奏朕知之回奏王廷瑞一摺留中有旨諭部矣

岳鍾琪奏遵旨密訊張倬口供情形摺

陝西總督臣岳鍾琪謹奏爲遵旨密訊據實覆奏事竊查逆犯夏覲卽曾靜遣徒張倬卽張熙所投逆書臣遵旨密封進呈茲於本月初九日跪接硃批諭旨命臣將伊從何處所聞隨便再與言之看伊如何論議欽此伏念臣前於乍接逆書之始粗閱數行髮豎目裂未暇詢其言所從來卽隨後屢次誘訊亦未忍再舉其污巖之詞究詰所自實爲踈忽但彼時誘吐逆黨實情曾僞許其卽行釋放及張熙吐露實情之後數日不見釋放自覺被誘遂憂懼倉惶痛哭流涕臣恐有他虞隨令署長安縣事咸寧縣丞李元將張熙携住長安縣衙署中仍

派標員兵丁看守伴宿近因李元稟稱張熙偶以感冒有疾是以未即傳訊一二日後聞已稍愈隨密喚入臣署設法訊誘臣思逆犯張熙狡黠最甚見兵弁看守月餘彼必料臣已經入告臣是以先向張熙言爾師書子我自斷斷不敢進呈但爾既來我亦不敢不奏所以將爾暫留不料聖天子浩蕩仁恩轉憐爾等或係大有才猷越在草莽不但不加罪責且欲收而用之故今密喚爾來告知此意但如此聖主爾等何以全然不知甚至爾師書中還有那些奇駭之說當初是何處聽來便認以爲實呢據張熙供稱前自湖南往江浙時乃由水路有搭船之人所言如此臣問同舟者何等之人住居何處是何姓名據供偶然搭船不過行路客商實未問其里居姓字臣問其人是何等形貌據供匆匆問答但記其言至其人實不能記憶臣問雲貴等省有作此言者否據供並未走過雲貴臣問你由川到陝亦聞有作此言者否據供這是今年從旱路來不但未聞此等語言路上且有人說是好皇帝我心裏正也疑惑要問是如何好處他們走路的人就說也說不明白臣云此惟我輩大臣方知天德聖治之萬一

其道路愚民但知感頌如何說得詳細皇上至性誠孝諒陰三年齋居素服更行兼服之典此其盡禮盡制雖三代以上亦所未聞至今一動一言無不慕效聖祖每逢稱述惻愴涕零至于友愛弟昆敦篤宗室不以嚴勝慈不以恩廢法爾等既通文墨當知周且何以作相管蔡何以得辜即知聖天子用法用恩悉由天理自然之極則矣若乃治功高深廣遠如尊崇文教減豁丁條治水營田蠲租發帑類施賑貸視民如傷立賢無方求才若渴體察羣吏信任大臣無利不興無弊不革凡此史不勝書口難盡述者爾等或不能遍曉即如爾等如此大逆不道雖遇堯舜亦無不震怒立置極刑乃聖主父母之心天地之量尙且殷殷惓惓詢及爾等學術才技欲宥海山之罪案曲收蟻介之微長此其廣大寬仁自古帝王莫可比似今將舟中之人據實說出爾等卽有生機若仍執迷是自悞也逆犯張熙聞臣此語亦惶恐云果如此是我等悖謬自作之孽何可復活舟中人實不能記憶等語臣因此伏思從前于邸抄內見提臣路振揚奏對以聖主天性即惡旨酒乃出于生安並非有意而外人竟有稱聖天子惟酒

無量等語是雖股肱大臣非親侍燕飲不能深悉傳言相反至于此極此皆係從前不軌之徒捏造流布今曾靜等既敢謀大逆則其污天蟻日之言何所不至臣細訊張熙既毫無指實既所供舟中傳說者若果有其人亦未必非前此造言之餘黨統俟捕曾靜之日再加研訊自無遁情臣謹將現今密訊事由據實覆奏伏乞皇上俯賜睿鑒施行謹奏硃批欣悅覽之此事朕實慶幸感天祖之慈恩也毫無憤怒處朕從來秉性率然臨之不驚無故加之不怒二句實能之何況此有益無損之妄言此案審明諸逆盡獲時自另有旨諭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具

岳鍾琪奏查拿張勸情形摺

陝西總督臣岳鍾琪謹奏爲據實覆奏事竊查逆犯張熙供稱伊弟張勸由商州一路先回湖南等語彼時臣一面奏聞一面即飛遣確人追緝先令由商州一路按門逐戶盤察查拿仍另遣人星夜兼程預抵襄陽在各飯店馬頭守候踪跡密伺查捕以凡自西安往湖南者不拘水陸分途衝偏各逕悉由襄陽經

過也茲奉硃批諭旨下詢張勘曾否拿獲仰見睿慮周詳恐其逃回預漏消息則逆犯曾靜等不無潛匿遠颺之患但臣曾細詢張熙自西安至湖南住家處水陸必行四十餘日今雖據商州一路躡緝之人役回稱挨戶盤查並無張勘踪跡而襄陽守候之人至今尙未回陝竊計欽差兼程南下到彼必速料張勘縱能脫漏亦難迅速抵家不至預透風聲令逆黨潛遁也茲奉硃批垂詢擬合繕摺據實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七日具

硃批大奇事張勘到家次日已被欽差差役拿獲凡張熙開列名單所有之人一人未曾免脫皆就擒矣諭卿喜之

岳鍾琪奏報遣員訪拿毛儀情形摺

陝西總督臣岳鍾琪謹奏爲奏明事竊查逆犯曾靜遣徒張熙投遞逆書一案於十二月十四日准欽差侍郎臣杭奕祿等會同湖南巡撫臣王國棟咨提逆犯張熙質審並提案犯毛儀乃曾向浙江呂晚村家買過書籍者係陝西鳳翔府寶鷄縣人等因移咨到臣隨即密令署長安縣事縣丞李元將毛儀實在住

址下落仍用好言探問張熙去後續據李元回稱據張熙供毛儀係寶鷄縣貢生住在磻溪地方前路過曾到他家他已故五六年了他有兩個兒子都是務農的庄家漢等語臣卽遣把總王大謨星夜前往會同寶鷄縣知縣杜養生赴磻溪地方密訪查拿如毛儀現在卽行密拿到省連張熙一併解楚倘毛儀如果已故卽將張熙先行解楚仍一面密拿毛儀之子並搜其書籍到日容臣審明另奏外合先繕摺奏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具

硃批杭奕祿等已將逆情審明奏聞有旨着將逆類解京完案張熙若已解楚則不必矣若尙未動身亦解送京交部不必解往也沿途着實寬慰不可令受苦差來押解之人着實吩咐好生送到

岳鍾琪奏接到大義覺迷錄二部摺

寧遠大將軍臣岳鍾琪謹奏爲聖德光昭羣迷覺悟臣慶切于中敬抒虔悃仰祈睿鑒事雍正八年三月十九日准兵部咨送內閣交出奉旨刊刻大義覺迷錄二部到臣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跪讀聖諭敬謹詳繹仰見睿照所臨無微不至

不至聖澤所被萬類咸沾大義聿昭愚蒙共啟此誠爲覺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寶訓析理義于至精至微開聾瞶于極頑極冥稽之典謨訓誥實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逆獸曾靜蠢頑不靈恣肆狂悖雍正六年遣其徒張熙持書至臣其中詞語喪心病狂狼嗥犬吠臣閱未竟豎髮裂背痛心切齒思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以消忿恨遂將張熙嚴加刑訊期于逆黨全獲寸磔族誅早申國憲以蔽厥辜詎逆惡張熙任刑不吐臣是時忽怦然心動以爲若不設法引誘則逆踪黨惡究難必得然此際臣心忽動之機若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至逆惡張熙於嚴刑夾訊之後不辨臣設誓之誠僞欣然將逆謀奸黨歷歷指供悉訴其情無稍遺遁由今思之詭譎如逆惡張熙既能堅忍重刑而不能不爲假詞所誘者冥冥之中如有鬼神若或使之而然也隨得將逆惡張熙所供逆謀并逆獸曾靜住址及所投逆書密陳聖鑒夫以逆獸曾靜等生逢盛世戴高履厚始而心服大奸大逆禽獸不若之呂留良講義橫蓄于心繼而又聽信悖逆之阿其那塞思黑等逆黨捏造全無影響之流言肆加毀謗罄載成書若非逆

獸自爲敗露不幾以訛傳訛忘爲揚播迷惑人心流毒無已在逆獸曾靜之罪惡已通于天而臣當時之假詞設誘并逆惡張熙受刑之後旋即信而不疑悉吐實情者實乃神人共憤不使奸謀逆惡暫容於天地之間此種情事有非思慮之所得而預定蓄念之所得預防良由我皇上深仁厚德感格天祖是以陰奪其魄遣使投書奸謀畢露此即逆靜今日所謂從前投書自速天誅及今痛自悔恨實有若或使之莫之爲而爲也我皇上如天好生以逆獸曾靜僻處窮鄉罔知大義先由悞信逆惡呂留良邪說繼又妄信逆黨道路誣謗之言遂使迷而不悟乃遠引宥過無大之蘊義赦其狂背予以自新似此譎張爲幻悖惡凶頑實屬千古未見之大憝而我皇上宏仁大度特宥無知更屬千古所未見之曠典即蠢頑如逆靜等醉生夢死之禽獸尙有一綫之明感恩戴德疾首痛心自怨自艾深知從前輕信邪說謠言之悞臣細閱逆獸曾靜等全供益信道盛德至化及豚魚所感甚深爲效甚速且我朝列聖相承積功累仁天與人歸撫有中夏光明正大遠邁商周自生民以來得天下之正未有如我朝之盛者



也我皇上乘乾首出仁覆寰區復念四海蒼生萬一尙有爲邪說所惑是以萬  
幾之餘剖析聖賢之經義以開萬古羣蒙疏解至三精詳明切特命刊刻布告  
中外俾茹簷蔭屋均知尊君親上之常經僻壤遐陬共識踐工食毛之大義今  
現在之冥頑旣以趨義而歸仁被惑之愚蒙自必格心而向化臣謹徧諭闔營  
敬宣聖德官兵人等莫不叩首呼歡忭舞稱慶而臣之微悃愚忠睹茲寶錄亦  
得稍爲表白永矢赤忱以仰報皇上高厚洪恩於萬一而已臣感切於中末由  
自己敬抒愚悃繕摺恭奏再臣細閱逆惡張熙所供臣言屈溫山一段情節緣  
比時逆惡張熙曾言聞得廣東有屈溫山者詩文甚佳亦未出仕并云惜未見  
其文集其時臣正在誘之使言隨亦云其著作大意彷彿與呂留良及爾師曾  
靜之意略同其實屈溫山之爲人如何並伊之詩篇文集不唯臣從前並未寓  
目抑且並未聞人說及其書之有無邪說係批此一語非卿提起朕實未  
留意而廷臣亦未有言及者無由  
而知是時臣之所以信口稱道者蓋欲探逆惡之實情使之深信不疑直言無  
隱也理合一併奏明伏乞皇上睿鑒爲此謹奏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具

海蘭等奏查拏曾靜張熙譙中翼摺

副都統臣海蘭湖南巡撫臣王國棟謹奏爲奏明事竊臣海蘭於十月十一日奉命馳驛出京於十月二十七日酉刻抵湖南長沙府撫臣駐劄公署謹將諭旨交辦事宜密下與撫臣王國棟欽遵會同辦理臣等隨於本日戌刻密委長沙協副將周寶會同永州府知府姜邵湘前往寧遠縣查拿劉之珩並着要門人陳立安又密委臣海蘭帶來守備韓祥同撫標中軍遊擊鄒錦署郴州知州張明叙前往永興縣查拿曾靜又密委長沙府知府孫元前往安仁縣查拿張熙之父張新華及張照張勤二犯又密委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前往華容縣查拿譙中翼均令多帶兵役謹密搜拿臣王國棟又經密檄該管地方文武員弁遣撥兵役嚴行防範臣等並面諭各委員如各犯內或有結連黨羽不服擒拿等情該員等一面移會該地本管隣近文武帶領兵役設法擒獲一面飛報臣等添兵會擒務獲匪類毋致踈脫因各該縣離長沙數百里或千餘里不等尙未據各官回覆一俟陸續獲到追究黨夥訊取確供另行具奏外所有臣海蘭

到長日期與會同臣王國棟分委員弁密補緣由合先會摺奏明伏乞睿鑒緣係奉旨交辦緊要事件謹遣撫標把總李松馳驛齎捧奏聞

硃批「覽」

海蘭等奏拏獲曾靜等訊出口供摺

副都統臣海蘭湖南巡撫臣王國棟謹奏爲報明拿獲首惡日期及訊過口供仰祈睿鑒事竊臣海蘭於十月二十七日到長沙府城同臣王國棟遵旨密委長沙府知府孫元等分路查拿逆犯曾靜等於十一月初八日據岳州府知府尹士份華容縣知縣趙念曾解到譙中翼該臣海蘭臣王國棟卽公同密訊據譙中翼供我年七十二歲係華容縣學文生今歲因貧苦患病考試不到除名我入學二十八年不入公門不管閑事平日只曉得讀書教學並不會出外行走不認得什麼曾靜張熙昨日忽然拿到這裏連一生積聚得幾本書都抄了來不解什麼緣故那劉之珩是安鄉人平日文字相知曾替他做過一篇時文序是實若不信只求拿這些人來與我對質再着兩個人扮作我叫曾靜等認

指誰是譙中翼我這冤就伸了等供因取所搜書籍等項查看並無與張熙等往來字跡詩內止有題明太祖像一首據供係前明華容縣人黎禧永號天山所作並不是我做的等語當查詩題下確有天山二字隨將該犯發禁候質於本月十二日據長沙府知府孫元拿解逆賊張熙之父張新華兄張照並與張熙同行上書之張勘到案即公同密訊據張新華供我今年六十歲原名張仕璜是乙亥年進學因考試不到除名那張熙是第二的兒子從永興曾靜讀書近來見他大言不慚我趕他出去他就住在曾家今年回來當田房做盤費說要往川陝上書去我被曾靜所愚兒子做這樣不法事我不能管束就該死了據張照供張熙是我兄弟這兩年通在永興曾靜家住我只曉得種田他們做的什麼事我不曉得據張勘供曾靜是我師父張熙是我族姪他會行醫今年五月曾靜打發他大兒子同張熙到我家把兩數銀子與我叫我替他背包袱回到四川去說前頭有好處並不曉得什麼事情我跟着他走九月十四日到陝西張熙叫我到文王陵上拔菁草到二十四日回來聽見他說要往總督

衙門上逆書的情由我想這樣不法的事我若同做就該死了心裏害怕即時捲起舖蓋走回不知張熙後來怎樣了我是十一月初二日到家初三日就被捉住這些事總是曾靜張熙做的我實不知情求超豁夾訊該犯失口不易至本月十五日據撫標中軍遊擊鄔錦署郴州知州張明叙回隨帶守備韓祥拿解張熙之師曾靜到案臣海蘭臣王國棟即公同密訊據曾靜供我年五十歲是永興縣人係生員考了五等革除這上書的事是我數年前的想頭立定志向今年同學生張熙商量做的張熙當了屋和塘設措盤纏是今年五月初七日起身那張勸是我叫他同張熙去那書中講的話必要有學問的方好與他商議張勸是個沒學問的我如何肯替他講他不知道的就是張熙父親張新華止曉得他兒子往川陝去上書那書裏事情他也做不得主永興有學問的人少我在山裏住離縣城遠並不相與人劉之珩先做永興教官我從過他知道他曉得性理天文學問儘好那陳立安是他學生在他家認得的劉之珩有六十多歲極有涵養聽見我講及這些道理還大怒痛罵今年上書的事他隔

的路遠並不會與他商量譙中翼平素不認得曾見過他的文章知道他的學問好有志向我生平講究程朱性理見呂晚村拒陸尊朱直接濂洛之傳心裏慕他去年張熙曾到浙江訪他書籍回來知道湖州嚴賡臣沈在寬們都是呂晚村淵源一脉必定有學問的了就同張熙講究這事若做得成我們舉爾所知這些人都可荐得的其實不會會過面並無同謀的事也沒有什麼黨羽我永興有個學生廖易我平時講論道理他知道的上書的事他並不會同謀總是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不肯賴也不好誣扳別人的等供臣海蘭又追問張熙所說六省一呼可定之處據供這是我同張熙商量看見時疫流行像個天心不順想來人心是一樣的故如此說並沒有成見等語臣等又細檢各犯家中搜到書籍字札於張新華家搜出逆書二冊併上總督岳鍾琪書稿及臨行祭神祭祖等文係張勘帶回之物訊據張勘供這書是張熙帶去的他藏在被蓋裏我不知道拿回來被長沙府搜出的書上的話我不曉得求問曾靜便見明白訊據曾靜供這書上的話俱是我做就把與張熙的我豈肯賴等語又查

書內所開嚴賡臣沈在寬車遇上俱係各省已經奉旨查拿之犯又有施虹玉毛儀孫學顏名字訊據曾靜供施虹玉係江南徽州人年九十六歲其人已故孫學顏係山西人我在古文刻本上見他學問好沒有會過面不曉得他年貌住處毛儀係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人曾在晚村家內買過八十兩銀子的書知道他學問好的等語該臣海蘭臣王國棟查書內辭意類多借道學以濟其悖逆之說滿紙亂言狂吠不道翻閱一過心胆欲裂斷不敢進呈御覽現在公同封固俟追究確實即行請旨焚燬似此喪心病狂逆賊雖寸磔不足蔽辜斷難姑容時刻第劉之珩雖經拿獲因途遠尙未到案對質且他省所拿各犯不知口供果否相符不便即請正法或致同惡漏網再查曾靜狀同禽獸語屬猖狂昨遊擊鄔錦等拿獲之時於該犯衣衫上寫對句數聯並云蒲潭先生卒於此自知罪大惡極欲尋自盡幸賴皇上威德天奪其魄是以擒獲臣等因該犯自獲到案即經直認未經查拿之犯俱一一供明且查逆書所載亦無多餘黨夥張新華又現在患病竊慮夾訊致斃或該犯自行絕食不得明正極刑無以快

人心而彰國法是以未加夾訊現飭按察司加謹看守俟劉之珩陳立安廖易等到案質訊確實即行會奏請旨定奪外所有首惡曾靜拿獲日期及訊過口供理合會摺謹遣撫標把總李吉馳驛齎捧奏報又查曾靜所供孫學顏係山西人臣等於搜到書籍內檢出呂晚村古文二本係桐城孫學顏編次作序篇首又有桐城孫用克編次一條似乎孫學顏即屬孫用克再臣海蘭前齎到供犯單內開有孫克用一名係江南淮安府人與集內桐城孫用克姓名略同合併陳明伏乞睿鑒

硃批「知道了」

王國棟奏追訊曾靜等知情夥犯摺

臣王國棟謹奏爲陳明地方安靜情形及微臣感激私忱仰祈睿鑒事竊臣謬荷封疆慚無報稱惟有督率屬吏整飭地方以期稍盡職守不謂永興安仁縣屬忽有逆賊曾靜張熙敢爲逆書公行不道臣疎忽之咎自問莫道乃蒙我皇上不加譴責仍命副都統臣海蘭至長同臣密行辦理此蓋聖主鑒臣才本不



及而曲賜矜原憫臣過獲無心而勉其後効天恩高厚感激涕零臣隨公同臣海蘭密委長沙府知府孫元等將主謀逆賊曾靜逆賊張熙之父張新華兄張照堂叔張勣並供犯譙中翼等先後拿獲到案除訊過口供另摺會奏外臣竊逆賊曾靜雖堅供並無同謀黨類但該犯住居處所逼近苗疆倘有夥黨潛藏關係匪細臣又分飭幹員細加遴訪並密札該管文武嚴行稽察據稱各屬苗土人等俱極安靜實無匪類藏匿不敢矜張滋擾等語臣伏查現獲逆賊曾靜及張熙之父張新華等均係猥瑣下流既無白蓮無爲等教可以哄誘愚民復無寸技片長以及家財巢穴可以號召匪類徒以略識點畫遂爾喪心病狂深山窮谷之中閉戶潛謀大逆不道誠爲禽獸之不若覆載所不容宜置極刑以彰國法至地方有此匪類臣平時不能覺察雖邀聖恩格外寬宥臣罪實無可辭伏乞皇上即賜嚴加處分以爲疏忽之戒除現在會同臣海蘭嚴追同謀知情夥黨質訊確實另行會奏請旨外所有地方現在安靜情形及微臣感激私忱合先具摺奏聞伏乞睿鑒

硃批「覽」

王國棟奏覆旨謝罪摺

臣王國棟謹奏爲敬覆訓旨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左侍郎署吏部尙書事臣杭奕祿奉命至長臣謹跪請聖安隨蒙臣杭奕祿口宣皇上訓旨爾到去問王國棟他在湖南一兩年如果時常宣揚德化曉諭愚民如何會有這樣百姓想河南必無此事叫他從此以後勉力改過自新留心地方事務不時曉諭愚蒙稽查匪類等因欽此臣跪聆之下悚慚無地伏念臣本愚賤謬任封疆楚南刁悍習俗久屬聖明洞鑒今乃有大逆不道之曾靜張熙出臣屬下臣蒞任一載有餘不能革易心志化導於先又不能抉摘隱微覺察於後負職之罪百喙難辭乃蒙我皇上不加譴責格外優容復諭旨臣勉臣改過天恩如此其高厚訓誨如此其諄切臣雖短於才識亦略具人心若不知加意奮勉則屬下愚不移何以對揚聖主何以督率官民更何以與田文鏡李衛諸臣比肩而共事自今以往臣惟有時刻凜遵天語一念不敢懈弛一事不敢姑息殫心竭力

化導整頓以期仰報殊恩於萬一耳除會訊逆賊供情及分咨各省提犯緣由另行公同陳奏外所有微臣恭領訓旨私心感激下情理合具摺附奏臣謹奏  
硃批既爲大臣凡事只務遠大二字人多以因小而悞大者勉爲之

杭奕祿等奏進曾靜等口供及著作摺

刑部左侍郎臣杭奕祿副都統臣海蘭湖南巡撫臣王國棟謹奏爲恭報會訊逆賊供情並呈逆書底稿仰祈睿鑒事竊臣杭奕祿於十一月初三日奉命出京至二十六日抵長沙府城恭述我皇上天地之量堯舜之仁不以逆賊狂言少介聖意並命臣等平心靜氣窮究邪說所由來開導痴愚所未喻務使折服認罪臣海蘭臣王國棟恭聆之下仰頌聖德之淵涵益憤逆徒之妄誕臣等隨於長沙撫臣內署密室提出曾靜將本朝得統之正列聖功德之隆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恩澤入人之深當今聖天子孝敬慈惠恭儉文明與夫勵精求治之實心愛養斯民之實政逐一開示宣揚該犯諦聽良久乃俯首認罪云靜生居天末日坐井中妄想成魔造言誹謗是誠罪大惡極若非三位大人傳示幾

於至死不悟等語痛哭流涕叩首不已臣等見其醉醒夢覺然後將逆書所載逐條追究該犯茫無所指非云齊東之語即云臆度之私詰問再四毫無風影當給紙筆令該犯詳細寫供謹將親筆供單進呈御覽臣杭奕祿又會同追究其同謀黨羽據該犯堅供當日遣張熙前去實係獨得之秘毅然而行既非他人所能參贊亦不屑與聞於人且自以爲成固有利止亦無害故知幾錄內諄囑張熙一路訪問如所聞與在家所傳不合即便回來另作主意不可輕舉原非預有邀約謀定後行實無同黨有書可証等語臣等會訊續獲之寧遠縣教諭劉之珩陳立安併書內查出之曹珏廖易即景叔等皆供不知投書情事即質之曾靜亦云伊等實不知情臣等又詢劉之珩果否通曉天文兵法據劉之珩供稱因幼習尙書略曉得些星像圖說那裏知道天文至八陣握機圖俱是先賢朱熹成語之珩纂刻起來教武秀才的何嘗知道什麼兵法曾靜看見了握機圖格物集他就混說之珩知道天文兵法了如今這兩種刻本底稿現在求查便明等語臣等細閱劉之珩格物集抄本及握機圖註刻本實無妖妄悖

亂之語除將檢得劉之珩格物集一併封呈外伏查逆賊曾靜即夏覲生於山野不明大義因考試五等遂喪心病狂借前人道學之皮毛以行其無父無君之邪說復敢誣謗聖主捏造逆書遣徒張熙即張倬又字敬卿帶同張勸卽寶安齋往陝西希圖誘惑大臣濟其大逆誠爲罪惡滔天神人共憤臣等恪遵訓旨平心細訊該犯自知誣妄不待刑加叩首伏辜雖悔罪出於至誠似類有苗之格而下民敢於岡上難逃大逆之誅宜置極刑以彰大法同謀之張熙知情之張勸張新華以及緣坐人等律有明條均難輕縱至於曾靜行止乖張久爲鄉黨所不齒其所謀情事亦非隣里所得聞昨事露被獲當地士民以爲向年假稱道學今竟弄出事來莫不稱快被其蠱惑信從者不過張熙等一二門人臣等細行查訪此外實無同夥黨羽其逆書所載譙中翼嚴慶臣沈在寬車鼎豐車鼎賁孫克用並書內查出毛儀施虹玉等據犯堅稱皆係背地推崇並未謀面之人等語臣等查閱知新錄知幾錄內所載各條原無與衆人商謀字樣似非全出狡飾再從前曾靜遣張熙往浙訪求呂晚村書時曾見呂晚村第九

子呂無盡得伊綱目凡例未發之蘊或彼此有所商謀亦未可定臣等現在行提併要備忘錄呂子文集及綱目凡例未發之蘊以便查閱質審定擬曾靜係大逆重犯理應刑訊但各犯尙未到齊若一加刑該犯自知必死勢必絕食則將來難於定案統俟各犯到後嚴行質取確供斟酌律擬臣等自當仰體皇仁細心區別有罪者斷不敢縱漏一人無罪者亦不敢株連擾累也所有曾靜逆書底稿及祭祖等文稿前臣海蘭臣王國棟以臣子忠愛私心不忍將犯上曠語轉呈君父謹公同閱明封固具摺請旨今臣杭奕祿面聆天語知聖主如天之度未嘗以妄誕之語少介聖懷既有逆書理當進呈臣等謹公同封進仍望皇上即賜發回容臣等細按追問以免遺漏除現在會咨陝西江南浙江三省督臣提拿逆賊張熙并逆書內一應有名人等到案質明另行分別律擬奏請外所有臣杭奕祿到長會訊緣由及逆賊曾靜供單并搜獲曾靜大逆書三册又所著小學開蒙一册扇一柄對聯一紙劉之珩書二册譙中翼詩稿一紙理合另匣一併奏呈伏祈睿鑒謹遣撫標千總吳傑齋捧奏聞

硃批覽逆畜之供單更屬可笑人也有旨部頒遵諭將一起逆犯押解來京一路着實寬慰帶來江浙逆黨人數已解到部矣俟到京對質

杭奕祿等奏請將嚴賡臣與曾靜對質摺

臣杭奕祿臣海蘭臣王國棟謹奏爲請旨事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臣等將會審逆賊曾靜親筆供單及逆書稿本業經會摺進呈御覽其逆賊張熙並供犯嚴賡臣車鼎豐等亦經飛咨陝西江南浙江督臣分提去後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准陝西督臣岳鍾琪咨稱訊據張熙供毛儀係寶雞縣貢生前曾路過他家他已故五六年了等語現在差查如毛儀尙在即一併移解如毛儀果故即當移解張熙聽審合先咨覆等因本年正月初七日准浙江督臣李衛咨稱此案先奉密旨隨將嚴賡臣沈在寬已故呂晚村之第九子呂毅中第四子呂黃中長孫呂懿曆密提到案研訊確供委官李國正等於十一月初六日管押起程解赴刑部投收訖其備忘錄呂子文集並別項書籍俱經兩次固封具摺進呈並將呂留良家現存書目抄冊同送在案相應粘抄供單咨覆等因

該臣等查核單內嚴賡臣等各供與臣等前審曾靜口供相同其張熙赴陝上書之處雖據曾靜堅稱嚴賡臣等並不知情但必得對質嚴訊始可完結相應會摺奏請伏乞皇上勅部將嚴賡臣等押發來楚與曾靜張熙等三面質明另容臣等按供律擬請旨定奪至供犯車鼎豐等正月十二日據臣等差役王宗周回稱江南督臣范時繹已經遣員解來於正月二十外可到理合一併奏明謹遣撫標把總李吉齋捧奏聞  
硃批已有旨着汝等帶各逆犯來京矣

杭奕祿等奏曾靜等口供及解京日期摺

臣杭奕祿臣海蘭臣王國棟謹奏爲奏聞事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一日湖南撫標千總吳傑齋捧硃批奏摺恭捧上諭覽逆畜之供單更屬可笑人也有旨部頒遵諭將一起逆犯押解來京一路着實寬慰帶來浙江逆黨數人已解到部矣俟到京對質等因欽此本月二十二日兵部火牌遞到怡親王等公字內開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諭前岳鍾琪奏呈曾靜張熙逆書朕覽之不



覺失笑不知從何處得此奇幻荒誕之語但曾靜等既爲此書必有奸逆之人造作流言希圖煽惑者朕不得不一一剖晰宣示於衆今將諭旨發出着交與杭奕祿等將朕此諭逐一詢問曾靜等取其口供奏聞至杭奕祿等前次所取曾靜口供今日方到朕尙未細閱大概看過若果朕之居心行事有絲毫如伊逆書之所言則人人當如曾靜懷叛逆之心矣並以此諭之據曾靜供稱此語得之傳聞是他人造作此語而陷伊於重罪則造作此語者乃伊之深仇伊更不當爲之隱諱即曾靜等不能確指其人姓名亦必略知其來由踪跡着杭奕祿等委曲開導推問根究務得其造言之首犯不必刑詢若供出之人審究確實着同曾靜等一併解京如不得其人即將曾靜等解送着杭奕祿海蘭帶領前來途中加意照看勿令受苦至各省提解人犯其在浙江者已經解京其餘人犯若已解楚一併解送等因並抄頒上諭一摺到臣等欽此同日准陝西督臣岳鍾琪差委盤屋縣縣丞管道沛等將逆賊張熙押解到長並查明逆書內有名之毛儀已經身故其子毛仍世毛延世現禁在陝等因本月二十九日又

准江南都臣范時繹將逆賊供犯車鼎豐車鼎賁孫克用委員押解到長沙府並聲明孫克用現在患病等因均經分別嚴加收禁該臣等隨提曾靜至撫臣內署欽遵聖諭詳悉宣示并將上諭令伊捧閱又委曲開導反覆追訊造言首犯曾靜惟有痛哭流涕深悔前非叩頭服罪據供小的書館在安仁縣路傍鵬塘地方偶聽來往路人傳言實未詢確姓名住址不敢信口妄扯惟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有一人至小的書館據云向名王澍號燕山係丙戌進士曾與十四爺同窗讀過書來小的恐係職官不敢深問因伊稱有子現在川陝統兵疑即係岳鍾琪父親故知幾錄內亦載有此段令張熙訪問等語此外實不能指出造言之人臣等詰問王澍居址據供止知是江浙人不知府縣又詰問年貌據供彼時有四十多歲如今有五十餘歲了五短身材胖胖的微鬚等語提訊張熙據供赴陝投遞逆書係曾靜主使案內譙中翼小的並不認識至于劉之珩陳立安等雖有一面並無來往俱不知情小的先于雍正五年至浙江呂晚村家買書會見呂無盡因說起呂晚村有個門人嚴慶臣遂復至湖州嚴慶

臣家又因嚴賡臣有門人沈在寬在江南車鼎豐車鼎賁家教書遂寫書交與小的于八月間到車家住兩三日臨行車家送銀一兩至孫克用係小的在車家時聽得說學問好其實並未會面在陝西時亦無見過之供總之這事原是由等語臣等復提車鼎豐車鼎賁密詢據供原籍湖廣久住江南與曾靜張熙毫無交往雍正五年八月間有浙江湖州嚴鴻逵即嚴賡臣字付張熙帶投犯生處犯生等念係原籍同鄉窮途告助隨留住兩三天送銀一兩而去實不知何故牽及且犯生等世受國恩姪子車敏來現做山西安邑縣知縣犯生車鼎豐係戊子科副榜犯生車鼎賁係監生何敢結交匪類等語復提問孫克用據供實名孫用克並不曾與張熙會面等語據此除案內緣坐各犯逐一查拿監禁楚省俟本案各犯解京審明知照發落外其逆賊曾靜張熙及照單拿獲之張勸張新華張照劉之珩陳立安譙中翼逆書有名之廖易曹珏案外查出之張孝先江南解到之車鼎豐車鼎賁孫克用等臣王國棟捐給路費遴委乾州

同知沈元曾長沙協守備仇之苞撫標千總吳傑督率押解臣杭奕祿臣海蘭帶領於雍正七年三月初十日自長沙府起程進京所有會靜親筆供單及臣等帶押逆犯起程日期理合奏呈伏祈睿鑒謹遣撫標把總劉起鳳恭捧齋奏硃批「覽不數日汝等即至京也」

王國棟奏報訊問陳帝西等口供摺

臣王國棟謹奏爲奏聞事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和碩怡親王等寄字內開據逆賊曾靜供稱記出有兩箇偶爾傳言的人一是安仁縣生員姓名忠立曾說他聽聞有箇茶陵州人姓陳字帝錫傳說朝中有人上議皇上多條又永興縣十八都有箇醫生姓陳字象侯也說他在一處人家行醫聽得人說茶陵州有箇堪輿姓陳字帝錫口傳有箇本章諫議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鍾琪等語巡撫可密將安仁縣生員何忠立永興縣醫生陳象侯茶陵州堪輿陳帝錫行提到省細訊何忠立陳象侯伊等向會靜如何說並問陳帝錫所傳之語本於何處伊等若承認直供則將伊供出之人一

面奏聞一面提問如伊等不肯承認巡撫可委曲開導曉以曾靜乃首逆巨惡而我皇上好生之德尙以其聽信流言不忍即加誅戮况爾等不過傳說之人但將傳自何處得自何人說出爾等則皆係無罪之人何苦爲人隱諱以身試法如此勸諭伊等猶不實供則用刑訊刑訊若仍不得實着將何忠立等解京與曾靜對質又曾靜供所傳收密親王妃嬪等語是雍正五年五六月內往來路上人傳說衡州路上押解一箇犯官過他如此說等語巡撫可密行查訪五年五六月間何犯過衡查明一併具將且將五六月間過衡人犯姓名密行知會廣西巡撫等因到臣隨分差標員密檄各州縣逐一查提先據永興縣知縣戴文謨獲解醫生陳象侯到臣訊據該犯供稱五六年間因曾靜的妻子患病他來接小的醫治所以認得他那陳帝錫小的並不認得前年在安仁行醫曾聽得武生何獻圖說起京中有一個臣子上了諫本皇上說他是個忠臣要加封他的官後來會着曾靜講閒話時也曾說及過的臣即密拘何獻圖去後又據安仁縣知縣袁紫垣獲解生員何立忠卽何忠立到臣審據該犯供稱我是

文生叫何立忠平日與曾靜並無往來舊年因犯性女婿死了曾靜到女婿家來弔孝犯生會着他說起犯生女婿爲人度量褊淺犯生隨口回他說目今只有皇上的度量大聽見說朝中有人不知避諱上了諫本皇上置之度外這也是因話答話並不是犯生造的是族間何獻圖對犯生說是一個堪輿陳帝西講的續據署茶陵州知州李鳳生獲解陳帝西即陳帝錫到臣審據該犯供稱小的叫陳帝西是做堪輿的平日並不認得陳象侯也沒有在何獻圖面前講過什麼話隨提何立忠質供那上本的話是何獻圖親口對我講是你說的並不是我賴你復據陳帝西供前年十月裏小的在何獻圖家看風水他的妹夫叫張繼堯曾說有人去四川回來聞得岳老爺上一諫本說些不知忌諱的話勸皇上修德行仁又說四川坍出一個孔明碑那碑文上有幾句詩說孔汝僅留二八邦花木流落在四方秦楚士卒千萬丈郊外東方荒又荒秦晉兵來燕朝地秋後鴉鳥盡無糧四民遍地遭淹沒天下從此動刀鎗若問人民太平日除非山山口口藏這都是張繼堯說的又據安仁縣知縣袁紫垣獲解何獻圖

到臣訊據該犯供稱犯生曾請一個堪輿陳帝西看風水他曾說過有個臣子上一諫本皇上置之度外還加封他的官職犯生道聽途說原向族間何立忠並在犯生地方行醫的陳象侯講過並不會聽見有什麼孔明碑的話隨提陳帝西質訊據供那上本的話是你妹夫張繼堯對我講的就是他講的孔明碑我解說不出還叫你寫出來你怎麼賴呢據何獻圖又供那孔明碑的話犯生實沒有聽見若說犯生寫的有什麼憑據至上本的話實在是陳帝西說的並不是犯生妹夫張繼堯講的隨刑訊陳帝西據供若提到張繼堯不認小的情愿與他對夾等語臣查逆賊曾靜在京所供陳象侯何立忠傳聞之言均出堪輿陳帝西之口及訊現犯何立忠及供出之何獻圖亦稱陳帝西告知是陳帝西實係傳言要犯經臣反覆開導詰其傳自何處得自何人據供實係張繼堯傳說臣恐狡飾仇誣當經刑訊該犯堅供必俟繼堯到案對質着落除現在密提張繼堯并追取抄錄孔明碑文到日質審明確再行具奏外所有訊取現犯供情合先繕摺奏聞至奉查雍正五年五六月內經過衡州官犯臣即密查是

年五月二十二日兵部遞過人犯一名達色六月初四日兵部遞過人犯一名  
蔡登科臣恐五六月前後尙有遺漏遵又細查是年四月初七日兵部遞過人  
犯一名馬守柱七月初十日兵部遞過人犯二名耿桑格六格太監一名吳守  
義七月二十四日兵部遞過太監一名霍成俱係發往廣西之犯其原文內止  
有人犯太監名色並無官犯字樣臣復密行署衡州府知府楊濬副將崔起潛  
查覆無異當經密行知會廣西撫臣金鉞在案理合一併奏聞伏乞皇上睿鑒  
硃批「你地方上百姓如此風習而不能覺知而不肯奏聞他處發覺特命欽  
差來究審而又不能將此等一類匪物究出今從京指名交與你數人審究原  
爲恐姦民聞風遠揚方着你就近作速設法誘問今但將此已經問出口供而  
令彼此推卸耽延時日總不能體察其出之誰口亦可謂才德兼全忠誠任事  
之巡撫矣此千人犯自然亦解京審問者再究問出他人自然亦在你地方只  
須必還有名人犯來方可也」

王國棟奏覆訊陳帝西口供及解京日期摺



臣王國棟謹奏爲遵旨覆訊事雍正七年九月初六日准兵部火牌遞到怡親王等奉上諭湖南巡撫王國棟奏稱曾靜在京供出陳象侯何立忠轉述陳帝西傳說流言一案審訊陳象侯何立忠供出何獻圖據何獻圖供得之陳帝西及究問陳帝西陳帝西又供出得之張頌堯以何獻圖爲証刑訊張頌堯何獻圖皆呼冤不認又陳帝西供出抄錄孔明碑文曾與何知來何純忠看過提審茫無確據顯屬陳帝西捏造既經衆証明白難容狡賴應否將陳帝西解京一併擬結等語從前令爾等寄信與王國棟令其將何立忠陳象侯陳帝西等細訊所傳之語本於何處如伊等不肯承認可委曲開導爾等不過傳說之人但將自傳何處得自何人說出則爾等皆係無罪之人何苦爲人隱諱以身試法如此勸諭猶不實供則用刑訊刑訊猶不承認則解京與曾靜對質今該撫訊問陳象侯何立忠二人俱稱出自何獻圖得之陳帝西何獻圖供亦相符又究陳帝西則供諫議碑文係張頌堯說的是陳帝西已經自認傳說流言與曾靜所供無異更無再與曾靜對質之處何必又請將陳帝西解京至陳帝西所供

之張頌堯及何知來何純忠等該撫既稱刑訊張頌堯呼冤不認何知來等家中並無抄錄碑文顯屬陳帝西捏造則該撫應將陳帝西委曲開導令其悔悟感激則自必將傳言之實由何處何人招出乃王國棟既不將陳帝西詳悉曉諭使之感悟吐露實情而但將扳出之張頌堯加以刑鞫不知王國棟出自何心况陳帝西將孔明碑文爛熟胸中隨口背出此決非陳帝西臨時造作之語其言必有所本即此可以推求其他流言之所自來而王國棟先用嚴刑訊究誣扳之人刑訊不得遂請將陳帝西解京以卸彼地方之責從前杭奕祿在湖廣時既不能詳悉推求是以特降旨令王國棟查訊而王國棟又復草率希圖完結如此有憑有據之事尙不肯細心推究以盡根株設地方有疑難之事則將作何辦理王國棟殊爲溺職着王國棟再行詳訊務必追出傳言之人則此事方可歸着又前令王國棟將雍正五年五六月間衡州路上解過犯官留心察訪王國棟亦未奏覆令其一併確查具奏等因到臣欽此臣於文闡竣後復傳陳帝西幾經訊問供吐游移臣恐該犯鄉愚畏罪適劉之珩等奉旨釋放回

籍臣即令劉之珩等將皇上寬大弘仁當面逐爲宣布並又多方委曲開導據陳帝西供前年八月初間小的奉母親的命往衡州買綉子走到地名唐堡司是條大路有個涼亭小的走得喫力在那裏息息足買茶吃只見有四個長大漢子還有一個挑担的是走道兒的光景身上都穿着馬褂子口裏說的是官話像京裏內族人模樣他們自己夥裏在那邊講說什麼岳老爺上了諫本不知避諱恐怕不便內中一個人說皇上竟不定他的罪反加了他的官因那挑担的來問小的要茶吃小的隨問他你們是到那裏去的他說往廣裏去那時路上偶然撞見不知他是什麼人又不曾問他姓名恐其着在小的身上要人所以從前不敢供出其實這句話實在是道聽塗說的就是小的告愬何獻圖也講是聽見人說若果向小的說的人如今可以指得出姓名其時小的又不曉得有今日的事怎麼不在何獻圖面前就講是某人說的呢至於那碑文是前年九月初一小的在衡州去買鼎鍋在同年橋地方見有許多人攢着一個背葫蘆的道人白髮長鬚約有九十多歲據他講有一百歲了他招牌上寫着

雲水道人善觀氣色又有一張詩句貼在橋上說是什麼孔明碑文那時看相的人也多要八文錢一相小的也出了八文錢相了一相已往的事有些對證他自己說是四川來的因識得幾個字就把那碑文看了幾遍記在肚裏也不知那詩句講的是什麼話因小的從前病在何獻圖家他郎舅說要纏繞將小的用草荐裹了逐出門外又因何獻圖將小的對他說的話告愬別人以致今日有這件事所以懷恨扯着他郎舅兩人是正如今小的供的都是實情並沒有半句假話等語正在具摺奏覆間又准大學士公馬爾賽等札開前巡撫奏請將陳帝西解京擬結奉旨以陳帝西并未供出傳言之人王國棟不能詳悉推求但請解京希圖草率完結務令再行詳訊追出傳言之人則此事方可歸着欽此寫字寄與巡撫在案今在京有與陳帝西等質問之處我等遵旨再寄信前來巡撫可將陳帝西確訊取供即將陳帝西并陳象侯何立忠三人遴員解送來京臣復欽遵詳加訊問堅稱此番所說實係正情并無捏飾除經遵旨將陳帝西陳象侯何立忠三人遴委醴陵縣典史陳繼祖於雍正七年九月二

十八日自長沙起程管押解送刑部查收外合將覆訊供情再行繕摺奏聞至過衡官犯隨即密查雍正五年五六月內遞過軍犯達色蔡登科臣恐前後尙有遺漏遵又細查四七月遞過軍犯馬守柱耿桑格六格太監吳守義霍成等姓名於六月二十九日備叙奏明在案合併陳明謹遣臣標千總宋啟相恭齋奏聞

尹繼善奏查會靜供出播散流言之人摺

臣尹繼善謹奏臣於淮安路遇刑部侍郎臣杭奕祿恭傳諭旨命臣等訪拏會靜供出詭名王澍播散流言之人並將圖像交臣竊思逆賊會靜僻處鄉野敢於逆天悖理皆由奸邪黨羽造言四布凡在人類者聞之無不切齒痛心臣現在多方設法密訪查拏再杭奕祿途中盤問會靜伊又記詭名王澍之人曾言在潘宗洛湖南學差任內看過文字臣查潘宗洛原籍常州府宜興縣訪有伊孫潘文熙在家臣着人將潘文熙並當日歷任跟隨潘宗洛之家人喚至署中稱訪延幕友令將伊祖學院巡撫并歷任內所請幕友及教書看文字之人姓

名年歲相貌住址一一開出現在逐名密訪再臣與杭奕祿淮安相見是夜曾靜夢回伊家族人曾天祥向說那人姓鄧在王澍家中教過書是湖北人兄弟曾又思在興谷洞地方知他跟底等語杭奕祿到蘇將此語向臣說知臣思夢中之語雖難憑信但如此罪大惡極之人天理昭彰無不敗露或者由此跟尋而得亦未可定臣因遣人至無錫尋見原任給事中王澍細問曾在伊家教書往來者並無姓鄧亦無湖廣之人聞去處館數人其年紀相貌俱不相同但曾靜既稱夢中見曾天祥告以其人姓鄧係湖北人聲口曾又思在興谷洞知其底裏恐非無因臣現在照圖畫像密札知會湖南巡撫趙弘恩湖北巡撫費金吾令其就近查詢密訪並探興谷洞地方踪跡臣日夜籌度展轉於心恨不能一時就獲以抒憤懣不敢以爲夢語而忽之也謹將奉到密旨遵行緣由先行奏聞謹奏

硃批「覽但夢寐之語何必如此認真也」

雍正八年貳月初三日

王國棟奏研訊陳帝西追求造言之人摺

臣王國棟謹奏爲恭謝天恩敬覆硃批諭旨事閏七月十八日臣標把總劉萬志恭捧皇上批回奏摺到長沙併齎欽賜鮮荔枝一瓶聖恩高厚感刻難名臣謹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隨捧讀硃批臣奏湖南雨水及恭請陛見兩摺均蒙皇上詳悉訓誨一一指示臣庸愚下質謬任封疆仰荷聖恩深重雖於甄別吏治體恤民瘼清釐錢糧慎重刑罰之處夙夜兢兢稽察辦理而上之不能感召天和下之不能潛消匪類即自顧亦覺懷慙因思才庸任重或得面承聖訓庶幾有所遵循茲蒙我皇上訓旨詳明不惜千萬言勉臣振作鼓舞臣跪讀之下醉醒夢覺昭若發矇惟有整勵精神倍加奮迅以求天人感召之本源以副聖主委用之至意皇上聖明自有遠鑒至陳帝西傳播流言一案臣將得自何人之處設法誘問委曲開導刑訊數次總不能實供得自何人復發按察司郭朝祚護岳常道孫元署長沙府知府楊輔臣分別研訊亦不能別指造言之人

硃批胡說  
溺職之極

業經錄供於閏七月初四日具摺請旨  
在案現候皇上批示遵行

按察司郭朝祚臣卽將所奉聖旨詳悉宣諭伊甚恐懼戰慄

硃批此等負恩無知之人恐懼戰慄

即可赦宥乎

已遵旨遣人至大學士臣張廷玉處轉奏再臣前奏文勸復則田畝一

摺蒙皇上硃批似此實心任事之員當引朕旨察其等次題請議叙以示鼓勵  
欽此臣查湖南清查欺隱田畝如係額內者向例不請議叙額外者照例附請  
今沅陵辰谿黔陽攸縣安仁五縣俱係額內惟酃縣田畝除足額外又查出額  
外墾熟田地六十六頃零經臣於原題案內將酃縣知縣劉朝佑委勘之原任  
澧州知州黃炎附請議叙已准部覆照例各准其紀錄二次奉旨俞允欽遵在  
案合併附摺奏聞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謹奏

硃批「覽」

王國棟等奏周楠誣告袁熾與曾靜交往摺

臣王國棟臣李徽謹奏爲奏覆事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臣撫標把總劉萬志恭  
捧批回奏摺到省臣等跪接開讀會奏周楠呈首袁熾與曾靜交往一摺蒙皇  
上硃批訊問曾靜並不識此人况陳學松等姓名亦皆一人不知可將周楠誣



捏情節究審爲何起見亦不可嚴用刑具袁熾可釋放此案無可究處欽此臣等隨將袁熾當堂釋放并提周楠覆訊據供小的原不認得袁熾前因聽見這話一點忠心就出首了並沒有心要害他只想出首了皇上自然說我好並有加恩之處並不爲別的起見等語反覆研訊別無異辭臣等備查周楠原供往滇之楊天佩等三犯先經行據郴州永興縣細加察訪挨查烟戶冊內並無其人出有印結在案惟傳言之張鳳一犯現在移查廣東未覆而既經部臣訊明曾靜未與袁熾認識其餘各犯亦皆一人不知自應遵旨概於免究其周楠誣捏之處據供妄想皇恩並無別故可否俯念該犯異鄉愚民無知犯法一併從寬遞回原籍安插毋許出外滋事以結斯案臣等未敢擅便理合繕摺奏覆仰祈皇上睿裁批示遵行

吳文世「雲氏草」案軍機處存檔

毛德聰首告鄭濤等延請吳文世造書訕謗朝廷狀

具狀人衢州府江山縣生員毛德聰爲悖逆不道造書訕謗號賜勦奏事切

原字

生世受聖上昇平厚恩身列宮牆愧無以報其萬一因有本邑宦家職員鄭濤與弟生員鄭瀾心懷悖逆胆請伊師淳安縣生員吳文世在伊家十數載造逆書一部其書名雲氏草其義蓋取雲從龍之意也僱江西進賢縣刻匠李俊傑何聖符與曾姓等四人在濤家刻書其夥工一人生未知其姓名於乾隆四十二年冬間刻成其逆書首頁刻淳安吳文世著受業江山鄭濤鄭瀾校訂分數百部於本省江山西安淳安遂安四縣併付一百部於李俊傑等帶至進賢縣發賣其逆書共二卷上卷是序文論記下卷是五七言詩其中悖逆訕謗者不可勝數然上卷有骰子序一篇篇首云君令臣且逆父令子且逆官長之令庶民且逆惟骰子之令一擲而不可逆篇末云杜甫一擲百萬君何以不賭予引李青蓮之詩以明其志曰丈夫賭命報天子刪盡胡頭景依回又駁柳子厚封

建論一篇篇末云自秦祛封建建郡縣以至於今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聖賢皆用乎此等詞句明係濤之父與叔官

此處蠶食去五字

故吳文世忿然造作悖逆語

言以訕謗盛朝以煽惑民心此不獨生一身目覩即兩省五縣士子皆共見共聞其串人著者與校訂而僱人刻者罪皆死有餘辜矣生於四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得此逆書刻本於王元和之侄王用賓手生於彼時即摘其書中悖逆訕謗之甚者以便呈首不料六月十五日濤串伊親眷王元和王萬善與生姻眷何泰三人將生所得刻本逆書騙去無還生于彼時又迫欲呈首無奈生父早逝生母耄而且病依生奉養母因命生待母死日再去呈首生不得不遵母命現在生母已葬皇恩未耐理合呈首以誅悖逆以慶昇平且此逆書如元和萬善與泰輩濤俱分送刻本於伊等濤又分送逆書於鄭造王錫瓊周岐鳳周元杰林應階費紹忠楊奏瑟奏瑟轉交書于伊壻周毓芬以上諸人現在俱有刻本惟鄭造

蠶蝕去一字

謄寫草本數部一併可弔可核况有李俊傑與夥工共四人

以刻成此書書且分布兩省五縣此皆兩省五縣之人所目覩諸逆犯罪惡貫

盈活口可證豈能逃其萬死之刑乎叩詳生與濤本屬窻友乃濤既悖逆則羣情憎惡而生之君父義重朋友誼絕誓不與之共戴其天且生幸逢太平盛世士庶自應黼黻休嘉而濤等擅敢造書訛謗者必至肆無忌憚矣是故六年以前生知而未首者盡子道也六年以後生不避艱難以呈首者盡臣道也生因於本年五月初一日向本邑縣主呈首至今未蒙批詳皆由姚承華周舜和華潮三人向縣主臺下曲爲周旋之故也濤于生呈首之日即着人趕到淳安通知文世又自焚書徹夜火光燭天合邑可查生詞倘有寸虛不獨天神共殛抑且願甘反坐爲此匍叩憲天大人執法勦奏先委員勦吳文世之家次勦鄭濤之家以共勦其逆書逆板又懇行關文到江西弔刻匠李俊傑何聖符曾姓與夥工共四人之入與書與各犯一併嚴訊勦逆板弔逆書究逆黨治

蠹蝕去匿一字

以誅悖逆以除訛謗以慶昇平稍表其忠盡之心上呈

逆犯職員鄭濤生員鄭瀾全住江山縣城生員吳文世住嚴州府淳安縣城逆黨監生王元和監生王萬善生員何泰全住江山縣城干證王用賓林應階監

生鄭造貢生王錫瓊生員楊奏瑟生員周毓芬全住江山縣城貢生周元杰生員周岐鳳舉人費紹忠全住衢州府城刻匠李俊傑何聖符曾姓生未知其名尙有夥工一人生未知其姓名全住江西南昌府進賢縣城縣中具呈干證典史姚承華庫書周舜和全住江山縣城職員華潮住衢州府城

富勒渾等參奏江山縣知縣王昭麟摺

閩浙總督臣富勒渾浙江巡撫臣福崧跪奏爲參奏事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據江山縣生員毛德聰赴臣福崧衙門喊稟首告該縣職員鄭濤與弟生員鄭瀾延請淳安縣生員吳文世在家著造雲氏草書本雇江西進賢縣刻匠李俊傑刻刊分數百部於江山西安淳安遂安四縣併付一百部於李俊傑等帶至進賢縣發賣書共二卷上卷序文論記下卷五七言詩其中悖逆訕謗者不可勝數上卷有骰子序一篇又駁柳子厚封建論一篇伊於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得此刻本即摘其書中訕謗之甚者以便呈首不料六月十五日鄭濤串伊親眷王元和等將刻本騙去無還彼時因違母命未及呈首本

年五月初一日赴縣呈首該縣知縣王昭麟並未批詳典史姚承華等曲爲周旋鄭濤於伊呈首之日即通吳文世又自焚書等情即密委衢州府知府恩明嚴州府知府景祿分赴吳文世鄭濤等家搜查指控書籍版片及此外有無違碍不法字跡一面將被控有名犯證按名拘解赴省審辦去後嗣據該府等稟報親赴被控各家逐一搜查並無雲氏草書本版片亦別無別項違碍不法字跡先後拘獲犯證並刻匠李俊傑押解到省臣等督同藩司盛佳臬司孫括金衢嚴道德克進布暨杭州府知府鄭澧台州府知府黃符綵並衢州嚴州二府隔別研訊據吳文世鄭濤等供稱因毛德聰欲至鄭濤家處館未成借銀遂挾恨誣陷實未著有雲氏草刊刻分賣情事呈內所控刻匠李俊傑及騙書之王元和王萬善何泰暨得分書本之鄭造王錫瓊周歧鳳周元杰林應階費紹忠楊泰瑟周毓芬亦俱供並無其書及帶往進賢縣發賣之事傳訊該縣王昭麟據稱毛德聰赴縣呈首時並無書本查訊鄭濤等亦不承認當囑典史教職密訪未得確據是以尙未詳辦質之毛德聰據供實有刊刻書本並非誣告詰以

得書日久究以何項詩文訕謗悖逆不可勝數令其指出大概復稱最重語句前已摘寫叙入呈內其餘輕語未記原被各執一詞臣等查毛德聰指控悖逆似非憑空捏造即係挾嫌誣控亦應澈底根究反覆究訊始據吳文世供認曾於三十三年在鄭濤家教書毛德聰常至館內閒談伊因毛德聰平日好賭時常規勸毛德聰以宋劉毅家無儋石擲蒲一擲百萬杜甫也說有賭的詩與之辯論伊曾作骰子序一篇引用唐人李白詩句設爲問答又因柳宗元封建論亦曾做駁論一篇並將平日所做祝文祭文共二十餘篇又詩七八十首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內囑鄭濤代爲刊刻書簽上係刻小嵩山麓鄉言並非雲氏草當時刷印一百部尙未裝訂貼簽經毛德聰拏去一部伊將十九部留存鄭濤家內自携八十部並板片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帶回淳安旋因隣家失火延燒僅與別項書籍搶得七八部其餘連版片盡被焚燬迨四十三年正月聞毛德聰欲首其書恐到官拖累當將所存之七八部一并燒盡實無悖逆情事亦非自知悖逆故爾燒燬今被毛德聰指書控告深悔書已燒燬不能與

他對質據鄭濤供三十三年二月請吳文世到家教書常有親友村鄰託他代做祝文祭文毛德聰因舊日同窗常到書館來往三十九年吳文世辭館回家四十二年伊刊刻陰隲文分送適吳文世復來探望見有刻匠因將平日所做詩文託其刊刻刷印百部留存十九部後因毛德聰欲行控告畏累燒燬旋有王元和何泰以毛德聰尙有一部勸伊出銀買回伊即給銀二十四兩買回焚燒此後毛德聰屢向索借銀錢不遂其欲致被牽告伊父鄭之望曾任直隸知縣焉敢作犯法之事嚴訊刻匠李俊傑供稱曾於四十三年在鄭濤家刻過陰隲文後又刻過抄本書一本記得書內第一頁有雲村莊吳文世素庭氏自訂字樣書簽上係小嵩山麓鄉言六字因不通文理不識書內語句王元和供認向與鄭濤交好何泰供認係毛德聰親家曾與代爲說合轉給銀兩屬實其餘王用賓等據供或偶有微嫌或借銀不遂皆係被誣牽告實未分得書本訊之毛德聰堅供書名實係雲氏草得自王用賓手被王元和等騙去並未得過鄭濤銀兩所刻之書委係數百部分送親友並給李俊傑一百部帶至江西進賢



縣發賣等語伏查吳文世所做骰子序講論賭博其駁柳宗元封建論就文安  
議措詞狂謬固有應得之罪乃一聞首告輒行銷燬原書現無起獲原被供詞  
多有不符且毛德聰既稱四十三年即欲首告因遵母命未首迨伊母於四十  
四年病故何以復延數載始行首控其於吳文世等所刻之書堅供稱實有數  
百部在浙分送並有百部發往江西售賣若不根究明白難成信讞除飛咨江  
西撫臣郝碩速飭進賢縣查起發賣書本提拘匠夥何雲漢等解浙質訊一面  
嚴督迫究務得實情分別從重定擬另行具奏外至此等事件該縣王昭麟一  
據呈首即應據實詳報嚴密究辦乃僅令典史教職訪查匿不稟詳實屬玩縱  
相應恭摺參奏請旨將江山縣知縣王昭麟革職提同案內人犯嚴審究擬教  
諭鄒啟耀訓導施鳳起扶同隱匿典史姚承華指控有名應請一併革職歸案  
辦理並分別委員摘印接署查明經手倉庫錢糧等項有無未清另行核辦臣  
等僅會同浙江學政臣寶光龢恭摺具奏並將毛德聰呈首原詞暨吳文世默  
出草本一併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奉

硃批欽此二月十八日

江山縣知縣王昭麟及典史姚承華等革職諭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據富勒渾等參奏江山縣知縣王昭麟于該縣生員毛德聰呈首鄭濤等延請吳文世在家著造雲氏草書本語多悖逆一案並不詳報嚴辦教諭鄒啟耀訓導施鳳起典史姚承華扶同隱匿請旨一併革職審辦等語此案吳文世編造逆書發往江西進賢縣售賣除就近諭令郝碩回任查辦外所有王昭麟鄒啟耀施鳳起姚承華俱著革職交與該督等提回案內人犯一並嚴審定擬具奏該部知道摺並發欽此

郝碩奏報雲氏草刻匠李俊傑口供摺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爲遵旨覆奏事竊臣在順河集恭迎聖駕扈從隨行於二月二十四日在海棠菴馬頭大營經軍機大臣傳奉諭旨令臣即回任查辦浙省具奏江山縣職員鄭濤等延請生員吳文世著造雲氏草一書有江西刻匠李俊傑帶回百部發賣一案查起書本板片並令先行委員前往迅取確供

覆奏欽此等因臣即於次早河干叩送聖駕後即行起程回江並飛札藩臬兩司委員前往訊取確供覆奏今於途次接據兩司會詳接奉檄文當即委銅鼓同知席纘前往進賢會同該縣密赴李俊傑家搜查並無書本板片並拘獲李俊傑之弟婦黃氏並刻匠何雲漢何聖符孔在離等提赴省城檄委南昌府知府黃良棟會同該委員等訊得李黃氏供稱丈夫李公達瞽目已於乾隆四十七年身故夫兄李振達向在浙江江山縣排譜營生李振達自四十五年往浙江後從無音信婆婆黃氏於四十六年七月身故李振達至今沒有回來並無什麼雲氏草書寄回問據族長李克明房族李公華供亦相同問據何聖符即何允文供稱小的是進賢縣人向在浙江西安縣排譜生理不會刻字李振達又名李俊傑因是同縣人向來認識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小的聞江山縣嚴下溪地方毛姓排譜前往覓工到彼已有李俊傑同徐九齡二人在彼排譜用小的不着小的在彼住了五夜仍往西安縣另覓生意去了那鄭濤鄭瀾小的並不認識那有同李俊傑們在他家刻過書籍的事這雲氏草的名目從未曾聽

見過至同縣排譜的曾姓止有曾友章一人已於四十一年間身故問據孔在雖供稱小的是進賢縣三十四都人住居倫田村父親孔露華向在浙江江山縣排譜營生乾隆三十六年小的跟父親往江山排譜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回來何聖符李俊傑與小的父子並未合夥排過譜小的父子都不會刻字父親現在江山並未回籍那鄭濤家中有無雲氏草書本小的不但並沒有刻過也從沒聽見過這書名目至同在江山縣排譜之徐九齡上年十二月回家過年正月內已起身往江山縣去了問據徐九齡胞叔徐佑昇供亦相同問據何雲漢供稱小的是進賢人向在浙江蘭溪縣排譜營生並不會刻字四十五年小的在江山縣獨口溪王姓家排譜曾邀李俊傑幫過半個月工上年回廣豐生理至十二月十九日回家小的並沒同李俊傑在鄭濤家刻過雲氏草書本也沒聽見過此書名目小的住居進賢縣境並非臨川縣人是李俊傑錯供的等情錄供由司會詳前來臣查浙省咨緝江山縣生員毛德聰呈首職員鄭濤同弟鄭瀾延請淳安縣生員吳文世在家著造雲氏草一書刻匠何聖符等

解質一案先准到浙省咨文隨即飭司委員查辦在案茲據委員等拿獲何聖符稱向在浙省西安縣排譜營生不諳刻字並無夥同李俊傑等在鄭濤家刊刻雲氏草逆書之事因素與李俊傑認識曾於乾隆四十三年七月間江山縣嚴下溪毛姓排修族譜往覓生意其時李俊傑已與徐九齡在彼排刷何聖符在毛姓祠堂閒住數日仍往西安縣生理毛德聰或與嚴下溪毛姓同族當時在祠堂管事因伊曾往覓工又與李俊傑熟識牽連混指寔無與李俊傑夥同刊刻雲氏草書情事其雲氏草一書經委員等於李俊傑家搜查並無書本板片又經進賢縣知縣魏攀龍在縣境書鋪及藏書之家逐一訪查亦無此書名目但何聖符是否僅止在浙排譜生理並未刊刻逆書仰係聞知事發發供圖脫必須質訊明確方可分別辦理今此案原被人證均在浙江江省無從質訊自應何聖符排修譜事等項是否寄存西安縣東湖胡惟清家分別辦理其李俊傑供出向在江山縣排譜之徐九齡據徐九齡之叔徐佑昇供明已往江山縣生理一並咨明浙省就近飭拘浙江排譜生理並未刊刻逆書亦未見過雲

氏草書本究係一面之詞且查浙省來咨據李俊傑在彼供出亦應一並解往候質其不知姓名刻匠雖據該縣差查並無下落仍飭細加訪查務獲另解其咨查之曾姓據訊同縣排譜生理向來止有曾友章一人今已身故仍飭該縣再行確查曾友章是否身故並此外有無排譜曾姓之人另行報解除已飭司將現獲各犯委員解赴浙江收審再查金谿縣許灣地方向係售賣書籍之區書舖甚多臣已密札該司等飭令委員前往一體訪查有無雲氏草一書另行辦理所有臣查辦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並另繕供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奉硃批詳查固應亦不必過於滋擾欽此

李黃氏李振達等口供

問據李黃氏供小婦人年三十八歲丈夫李公達瞽目已於乾隆四十七年身故夫兄李振達並無妻室向在浙江江山縣排譜營生夫次兄李公仁在德興縣排譜生理李振達自四十五年往浙江後從無音信婆婆黃氏於四十六年七月身故李振達至今沒回家並無什麼雲氏草書寄回小婦人係女流不認

識賣書的人並無轉託寄頓變賣的事李公仁娶妻祝氏現今在外求乞度日小婦人家只有公共房屋二間廚房一間現蒙搜查並無書本板片求詳情問據族長李克明供小的年七十四歲房族李公華供小的年三十一歲是進賢人在四都荷坊居住一村都是姓李只有族弟李振達向在浙江江山縣排譜營生並未娶妻李振達兄弟二人振達居長次名公仁三名公達他母親黃氏於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病故至今並未歸家也無音信回來實無寄回雲氏草書發賣的事他兄弟李公仁在德興縣排譜營生娶妻祝氏現在外面求乞李公達係瞽目娶妻黃氏四十七年公達已經病故是實

問據徐佑昇供小的年五十四歲是進賢一都東山村人並不住在高崇嶺徐九齡是小的胞侄他娶妻張氏向在浙江江山縣排譜生理舊年十二月十八日回家今年正月二十五日他同兄弟秀齡仍往浙江去了舊年徐九齡回來並沒有見他帶有書本不敢隱匿

問據何聖符即何允文供小的年三十六歲是進賢縣五都人住居楊家村向

在浙江西安縣排譜生理從不會刻字李振達即李俊傑是小的同縣人向來認識乾隆四十三年七月裡小的聞江山縣嚴下溪地方毛姓排譜前往覓工及走到那裡已有李俊傑同徐九齡兩人在那裡排譜用小的不著小的在那裡住了五夜就仍往西安縣東湖地方另覓生意去了那鄭濤鄭瀾小的並不認識那有同李俊傑們在他家刻過書籍的事這雲氏草的名目小的也從不聽見過今毛德聰在浙江呈首鄭濤延請吳文世著造雲氏草一書牽涉小的刊刻實是憑空誣陷毫無關係的

詰你既在浙江排譜必然就會刻書況名姓行業與浙省原咨相符若果沒有替鄭濤鄭瀾刊過雲氏草毛德聰何致憑空妄指你說四十三年聞嚴下溪毛姓排譜曾往覓工那時毛姓在何處設局與毛德聰是否一家你當時曾否會見查浙省原咨尚有刻匠曾姓及不識姓名一人這曾姓是何名字那不知姓名刻匠究係何人快實供來 供小的替人家排譜原是在本籍買了刻成的字一二萬個名爲譜子帶到浙江如有人家要修譜就木板把字逐個嵌入刷



印下來遇有缺少的字在浙省刻字店隨時買湊小的實排譜並不會刻書上  
年十二月裡從西安回家度歲今年仍要到那裡去尋覓生意現把譜子同把  
譜的家火都寄在西安縣東湖地方胡惟清家委沒同李俊傑們在江山鄭濤  
家裡刊過什麼雲氏草書籍至同縣排譜的曾姓向止曾友章一人已於四十  
一二年身故那不知姓名刻匠更不曉得是什麼人至四十三年嚴下溪毛姓  
在祠堂裡設局排譜毛家有四五個人同在那裡照應毛德聰想與嚴下溪毛  
姓是一族當時或同在祠堂管事因小的曾往覓工又與李俊傑相熟牽連混  
告的

詰查浙省原咨據李俊傑供稱向在江山縣生理的只有徐九齡孔在籬二人  
在玉山縣生理的只有何雲漢一人並無你的名姓你說與李俊傑向來認識  
怎麼他在浙省又說並無其人呢顯因夥同刊刻在先今聞事發彼此狡飾無  
疑了快實供來 供李俊傑與小的向來認識他在浙省因何混供並沒小的  
這人小的實不知道並不是因夥同刊刻在先捏供狡賴的若果小的聞知浙

省事發希圖狡飾怎又自認與李俊傑相熟并向在西安排譜生理呢求詳察問據孔在離供小的年三十歲是進賢縣三十四都人住居倫天村父孔露華向在浙江江山縣排譜營生乾隆三十六年小的跟隨父親往江山排譜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回來的何聖符李俊傑雖同在浙江排譜生理與小的父子並未合夥排過譜小的父子也不會刻字如今父親現在江山並未回籍那鄭濤們家裏有無雲氏草書本小的不但並沒刻過也從沒聽見過這書名目至同在江山縣排譜生理的徐九齡於上年十二月回家過年正月內已起身往江山縣生理去了

問據何雲漢供小的年三十七歲是進賢縣人住居田洽門內小的向在浙江蘭溪及本省廣豐等縣排譜營生並不會刻書乾隆四十五年小的在江山縣獨溪口地方替王姓家排譜那李振達是小的同鄉曾邀他幫過半個月工四十七年又在江山縣長台地方替柴姓朱姓兩家排過家譜上年十月回廣豐生理至十二月十九日回家小的在江山時並沒與李俊傑在鄭濤家刻過什

麼雲氏草書本也未聽見過此書名目小的住居進賢縣境內並非臨川縣人是李俊傑在浙省錯供的

詰現據何聖符供稱李振達即李俊傑你因何到案時又說在浙江排譜的是李振達並不叫李俊傑呢 供李振達是他本名從前在家本地的人都叫他是振達那李俊傑的名字想是出外生理又改名的小的常在蘭溪廣豐等縣排譜雖到過江山只邀李振達幫過半月工此外總沒與他相會不知他改名俊傑故此到案時供排譜的是李振達不叫李俊傑的

詰問孔在誰何雲漢查浙省來咨現據毛德聰首告鄭濤鄭瀾延請吳文世著造雲氏草一書倩刻匠李俊傑何聖符並曾姓及不知姓名人刊刷散播李俊傑還帶回百部發賣你們怎說並沒這書名目呢究竟李俊傑們果否刊刷你們曾否帮刊那曾姓是何名字不識姓名的又係何人快實供來 供小的們實只會排譜從不會刻書並無夥同李俊傑們刊刻過雲氏草也不會聽有這書名目毛德聰怎樣在浙省首告小的們實不知道的至本縣排譜的曾姓向

只會友章一人已於四十一二年身故那不識姓名的究係何人小的們實不知道不敢妄供的

吳文世親筆默寫書內文句

雜著上卷

雲邨吳文世素庭氏自訂

八股說 刻本上甚原帖括

帖括取士已行數百年而不變

此下大抵言易經奇偶之數孟子對仗之法以分貼八股立法之由都記不得了然則

安石行法亂天下而一善足以贖百過其在是歟

此係結句通篇立意總善其以四書命題使孔孟之書

家絃戶誦  
亘古常新

紀所聞 紀吳孝子本末是耳聞的都不記得了

陰騭文辨

盛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何必斤斤於鬼神之說乎 此係結句其餘都記不得了

伯母方孺人苦節狀 都記不得了

節母毛太孺人及王氏孺人合葬墓誌銘即鄭濬之祖母生母文已節入江山縣誌今記不得了

爲林氏合祭 誥封武義大夫林公文都記不

哭岳父文記不

代岳父祭太翁百歲文記不

何若曾先生傳諱魯今

雲邨山水記記不

乞婦傳

雲邨莊有乞者不良於足年過四十娶婦婦少而瘖夫婦甚相愛邨莊人笑之曰若輩螻蟻耳而亦篤伉儷情豈亦有知耶不數年乞人死無子婦立棺前水漿不入口三日邨莊人憫之與之粥不食人曰彼欲飯也與之飯不食人曰彼欲菜也肉也與之菜肉終不食遂餓而死全

祭江口張老相公文記不

遊桐江小引

碧影一壠山往復盤谷之阻不如暗香九里水中央杏花之邨難及是中央一

了得

觀董思翁臨顏魯公贈裴將軍墨蹟記不

讀柳子厚封建論

起一段記不得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與有德郡邑可封建亦可無德封建不得郡邑

亦不得享國之修短原不關於封建郡邑也此下立說大概言嬴秦急役萬人

功累仁享年八百封建雖不盡善何撰又論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不可也一段  
朱子立論行文柳之言曰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自立然則嬴秦漢唐之世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聖賢生於其時果能自立乎下文記

乎聖賢生於其時果能自立乎下文記

骰子叙

骰子威令怪矣哉威令莫重於君父官長而世竟有君令臣且逆父令子且逆官長令庶民且逆此下猶有兩三唯骰子一擲暴者平詐者直慳吝視毫釐如

千金者亦揮灑然諾視千金若毫釐世人奉骰子威令怪矣哉夫骰子枯朽賤

骨也

此下數行論骰子之賤記不得了

骰子法令所禁一經察出爲禍不小而世人往往固結

於其中不可解者何故

此下數句記不得了

骰子爭勝負世人號曰盤口盤口偶得即乞

兒子頃刻腰纏如巨商大賈滿前羅列洗盞酣酌

此下數行記不得了

有一書生愛賭者

曰古來文人俠士如杜子美在咸陽客舍亦叱臬呼盧劉毅家無儋石樗蒲一

擲百萬卿獨以爲不可乎予應之曰可李青蓮詩曰六博爭雄好采來金盤一

擲萬人開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回又曰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

擲輕鴻毛讀書人能如此忠義兩全賭也可

上三橋亭募化茶亭小引

記不得

詩歌下卷

雲邨莊吳文世素庭氏自訂

賦得青松挺秀萼

賦得九九消寒圖

賦得春雨如膏

賦得桐始花

賦得雁北向

賦得雷乃發聲

賦得素貧賤一律

百鎰黃金秋放菊一名經榜雪中梅

第三聯其餘記不得

喜雨

久旱爲霖天賜復笑滿郊原賀滿屋升合試即雨來量換得秋成幾萬斛

中秋賞月

汪洋玉色流三五徹夜天門不宥杜蟾宮新新桂森森萬世不教人懷古

望江郎三片石一絕

一二句記不得何時倩得雷霆鑿刊作人間不朽碑

寄賀陳厚堂新入詞林



沉沉鐵網下多年引得珊瑚出海邊學士舊圖閣立本玉堂新得李青蓮第三聯記  
不措洗靈珠功欲倍方今聖主正求賢

過釣臺

營名以正名原寶計利無非利亦高往來各自從所好休向先生羨與嘈

過蘭溪

蘭陰迎秀婺星光水汪西流注一方道學元追程伯仲賈區俗號小蘇杭記不

過三衢道

第一聯文章明蓋西江派方正宋傳清獻公  
烏前秋米白筍尖綠罷木奴記不  
紅結聯記不得

江山風景

仙霞關內五丁開怪石奇峰陡峻來第二聯  
其民不減西秦悍積穀幾侔三楚記不

確結聯記不得

登文昌閣雪中賞梅

紛花洩盡太初來布帛文章運已開高下一齊呈粉本素心欲寫在寒梅

賦得荷淨納涼時

賦得首夏猶清和

賦得秋菊有佳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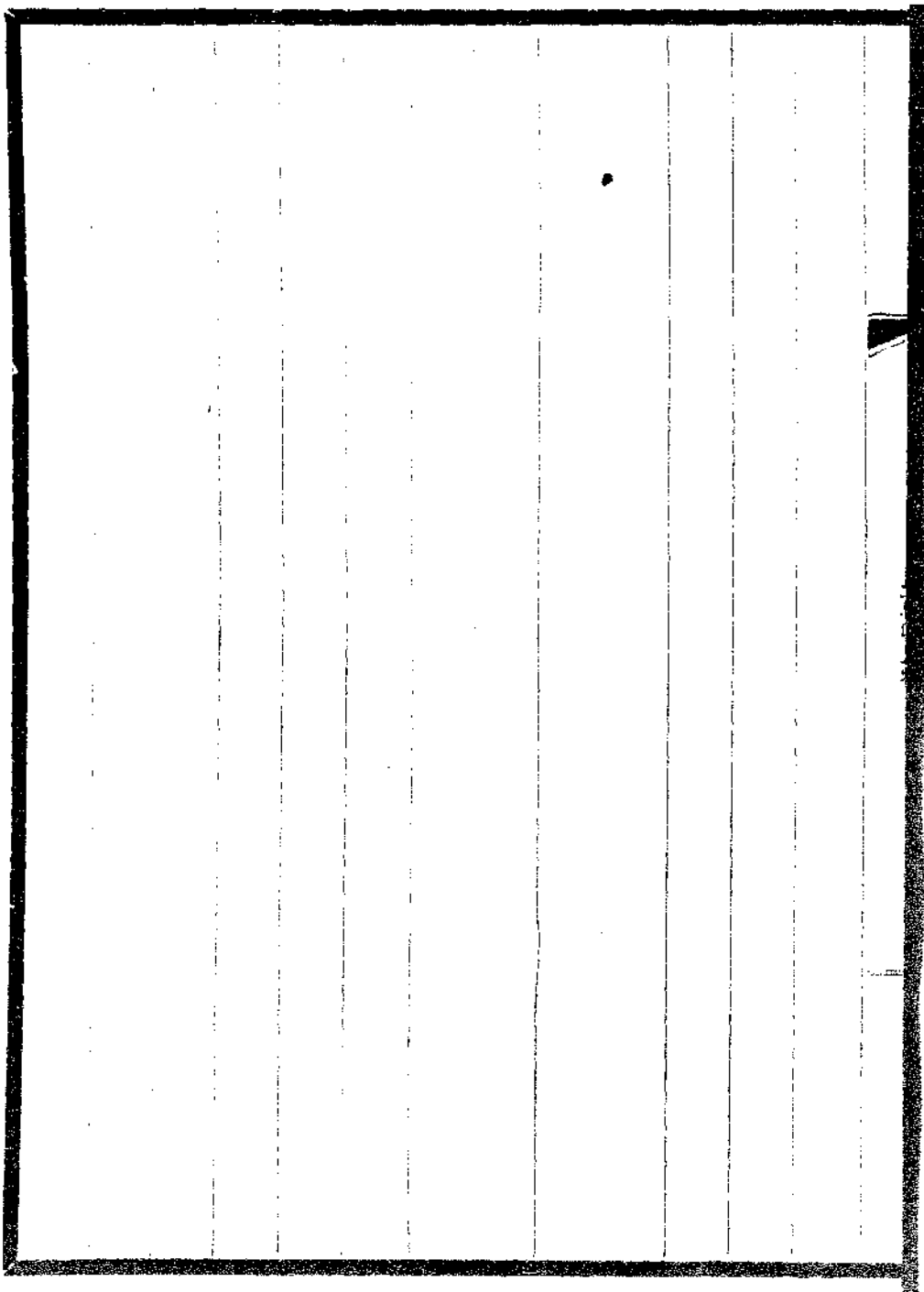
賦得采菊東籬下

賦得菊有黃花

賦得鵲始巢

賦得水泉必香

賦得一月得四十五日



太平天國史料

左錄陳玉成書原藏軍機處檔案內爲勝保自穎州軍中進呈之件（同治元年三月一日勝保奏報穎州被圍情形奏片中有并將奪獲僞書及苗沛霖原來稟函一併進呈云）按當時太平軍正與捻首張洛行聯合圍穎州陳玉成時在廬州故書中皆云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自廬州郡發壬戌十二年爲清同治元年西紀一八六二年

陳玉成致張洛行書

英王陳書致沃王張洛行賢弟閣下緣兄前登行書致密遞前來諒俱接到矣茲兄現已議定親自出司前來與賢弟面議一切軍機以便進勦怎奈廬郡現下有妖在於上派河一帶紮窟十餘穴以致道路不便爲此特行書致祈賢弟點派一二隊官兵並馬兵數百騎下游前來廬郡北鄉青龍廠一帶屯紮囑行文與兄以便兄出司前來與賢弟面議一切軍機以圖大征大勦進取之機書到依行幸勿負兄殷殷之望可也至囑切切

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自廬州郡發

陳玉成致梁成富等書

遵賴

愚兄陳玉成書致

啟王

陳梁

閣下等同覽緣因閣下等起行之後兄在廬又接聖

詔御照總以詔兄與閣下等遵詔進兵取糧兄見廬郡現下軍情平善即與仕榮弟計議或兄帶兵出來會閣下或陳仕榮弟帶兵來會閣下前曾於初六日着民人悄遞書致一件前來交扶王祈與閣下等酌議作速發兵下游正陽一帶於正月底二月初接應我軍上游等情諒閣下已接到此文矣至去歲耘天燕之案曾經兄直奏回朝致觸聖怒復命敬王畏王恭捧聖詔三道舉旗一道責兄前退太湖復退安省又失掛車河之約致章王退桐城廬江無爲三河等處皆罪在兄現已荷蒙聖恩出以賞罰革黜思處此之時亦是萬幸惟念殿下等尙游軍情未卜如何今如閣下等尙在穎州定與馬融和弟等會合而亦必進攻穎州用特具此書致前來祈閣下等立即酌議或議派祐王藍弟帶兵

下游接應兄來或陳士榮前來與閣下等面議緊要機宜或派振舉前來倫馬融和弟之隊尙在潁州或與伊議派倪隆淮邱遠才弟等帶兵下游總之以速爲妙千萬不可遲延至於議定伊等數人擬是何人下游接應務囑其抵至廬郡北鄉百餘里屯紮一面飛文前來以便兄或導王前進切勿進近廬郡是所至禱至馬弟等若仍攻潁州可令伊仍是實力進攻潁州閣下可速一面發兵上游以分妖勢至初十日有舒城之妖進中上派河三十里鋪一帶紮穴十四五座現來作怪合并啟聞祈寬心勿念兄在廬一切情由候兄或導王尙游到來時再行與閣下等會晤以叙闊懷可也見字千祈照文辦理勿悞勿悞謹此書致順候戎祺

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自廬州郡發行

陳玉成致馬融和等諭

愚兄陳玉成字諭馬融和倪隆淮譚鼎光范立川邱遠才陳漢太戴仕保賢弟等知之緣兄自去歲接到弟等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潁上來報之後並未接到

賢弟等一文深爲記念嗣曾有諭命弟在於上游招兵議或兄親來或著導王陳仕榮弟帶兵前來會合弟等再圖進勦今兄因偶爾見朝中辦事不公平兄在廬郡具本啟奏現下不以本章爲然小事釀成大端本擬先著成安弟等上游面訴一切使弟等得知奈關修阻恐難前進茲兄一定於正月底二月初出司前來奈廬郡現有舒城殘妖在於上中派河紮窟十四五座尙來作怪今思賢弟等尙在潁州一帶諒未行遠然須發兵下游正陽關一帶接兄前來以便與賢弟等會合面議進取之機爲此飛行字諭祈賢弟等見諭立即大齊酌議或議倪隆淮弟帶兵下游正陽一帶接兄上游或議邱遠才弟帶兵前來正陽接兄千祈弟等速爲商議總之以速鋪排切勿有悞是所切囑特此字諭千祈遵行切速切速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

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自廬州郡發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出版

文獻叢編第一輯

編輯所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發行所

景山西大街九八七  
電話東局

印刷所

和平門內後細瓦廠  
和濟印刷局

翻印必究

費	郵本	表目價	每月一冊
		五	角
	市	二元七角	半年六冊
每期一分	外埠	五元二角	全年十二冊
每期壹角	外		
每期二角五分	國		

本市 上海 天津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